

渐行渐悟

南方有梦

一个贵州女孩的
深圳成长纪实

碧行◎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人生不是突然明白，
而是在路上慢慢懂得。



渐行渐悟

JIAN XING
JIAN WU

南方有梦

一个贵州女孩的
深圳成长纪实



从贵州到深圳，
从追梦到悟道。

一个普通女孩在时代洪流中的成长记录。

那些以为过不去的坎，
最后都成了照亮人生的光。

致每一个
在生活中努力前行的你
真实 | 温暖 | 励志 | 成长

作者简介

碧行，原名毛荣碧，贵州瓮安人。

毕业于贵州大学艺术系，曾任贵州都匀师范学校美术教师。1993 年南下深圳追寻梦想，1999 年定居香港，长期从事国际教育工作。先后获得香港大学教育硕士及教育博士学位，其博士研究聚焦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发展与培养。善用假期游历世界多个城市，并获得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身份。

从贵州乡村到深圳特区，再到国际化都市香港，作者的人生轨迹横跨不同时代、不同城市和国家。多年来始终保持对教育、阅读、写作、绘画和运动的热爱，在平凡而坚定的前行中不断探索世界、认识自我，并在人生旅途中渐行渐悟。

《渐行渐悟》记录了一位普通女性从贵州走向深圳、从深圳迈向香港的成长历程。书中既有个人奋斗的足迹，也有时代发展的印记，展现了一个追梦者在不断前行中的思考、成长与收获。

自序

淬炼与追梦-深圳五年的历程

Winnie Mo

有一次回到家乡——都匀，见到师范学校的老同学，他们都已退休。我才恍然大悟：不知不觉间，我们这一代人已步入老年行列。如果当年在 1993 年，全国掀起“下海潮”时，我选择留在都匀师范学校继续教书，如今我也会像他们一样，退休在家，过着成群结队旅游、跳广场舞的日子。

然而，我却依然整天穿梭在教室之间，在孩子群中当“孩子王”。与其说为工作辛苦，不如说享受那忘记年龄的乐趣。退休的老友们，有的羡慕我仍保持着对教学的热情；有的则说我不会享受生活，还在工作。但我觉得，那一群群可爱的小天使让我与他们同乐，忘记自己也该站在老人的行列，还能为他人所需而感到无比满足。

我过着与同龄人不一样的生活，这让我回忆起人生的转折——深圳五年的点点滴滴，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决定将记忆中那些艰难困苦、悲欢离合记录下来，给正在准备外出拼搏的读者一些启示。

在广东一带，人们喜欢在姓名最后一个字前加一个“啊”，所以在深圳认识的人通常叫我“阿碧”，她就是故事的主人。

阿碧毕业后在贵州都匀师范学校担任美术老师。因当时政策允许在职人员“停薪留职”，她毅然投身改革开放的浪潮，选择“下海”，到沿海闯荡。五年间，她在深圳经历了无数寻觅与拼搏，最终辗转来到香港。凭着在大浪中奋力冲击的精神，她实现了曾经梦想的生活。

这五年的深圳生活，仿佛是一座炼狱，让阿碧历经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锻炼出坚韧的意志。她深切体会了人生的艰难、人性的冷暖，也见证了繁华与幻灭。这段经历，不仅是一份严苛的考卷，更是一篇无可替代的成长篇章。

《渐行渐悟》不仅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条寓言般的旅途。它记录了一个年轻的寻梦者在城市间的漂泊，在灯火与书页之间的徘徊，更见证了一个灵魂如何在生存的试炼中，渐渐走向理解与光明。

目录 Contents

作者简介.....	2
自序.....	2
目录 Contents	4
第一章 离开故乡.....	7
1. 放下身段.....	7
2. 希望后的失落.....	9
3 理想与情感的选择	10
第二章 龙岗岁月.....	13
4 珠宝设计之谜	13
5 超越平静.....	14
6 珠宝设计师的出现	16
7 竹竿传情	18
8 铿锵四人行	20
9 智者引路	22
10 交融灵魂的书信	25
11 大亚湾的周末舞会	28
12 告别珠宝，开启未知的旅程	30
第三章 深圳漂泊.....	33
13 布吉检查站相遇	33
14 青春之思	36
15 暖屋与微光	38
16 罗湖火车站画肖像.....	41
17 命运的纽带	44

18 广告面试.....	47
19 在无路可走时.....	50
20 歌舞厅里的秘密	52
21 世界之窗：一段意外情缘	56
22 繁华里隐藏的不忍	60
23 无意中种下的种子	63
第四章 岗厦岁月.....	66
24 安静里的危险	66
25 不警觉的时候	69
26 楼梯上的惊魂	72
27 安稳的日子	74
第五章 打开另一扇窗.....	77
28 蛇口的周末	77
29 英语俱乐部	79
30 学习电脑提升能力	82
第六章 谋生与选择.....	86
31 第一份电脑绘图工作	86
32 无情的老板	89
33 寄给母亲的包裹.....	92
第七章 人生的另一个挑战.....	97
34 命运的转弯处	97
35 新的希望	101
36 年轻妈妈的困惑	104

37 突如其来的电话	107
38 生活不会因悲伤停下	110
39 悲欢之外	113
后记题句.....	116

第一章 离开故乡

1. 放下身段

面对生存的困境，唯有放下身段，才能寻找到另一片空间。星云大师在《放下》中说过：“提得起，才能放得下；放得下，才能自在。”这句话提醒我，真正的智慧不是执着于身份与尊严，而是懂得在需要时放下，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

身为一名教师，工资虽然少得可怜，但毕竟肩负着“为人师表”的责任。站在讲台上，是几十名学生眼中的老师和榜样。出于面子，也出于职业身份，人们通常不愿谈钱。然而在生活中，却常常为了省下一角钱的公交车费，宁愿多走几个站。

每当听到一些“下海”的朋友回乡探亲，说起沿海地区遍地机会，辛苦一天挣到的钱，竟抵得上教师一个月的工资，心里便难免泛起波澜。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渴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来说，那样的收入和前景，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那是1993年的盛夏。趁着学校放暑假，阿碧决定去深圳看看，寻找新的机会。刚走出罗湖火车站，一股热浪便扑面而来。深圳的天空明晃晃的，阳光毫无遮挡地洒在街道上，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车站广场上人潮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提着大包小包，神色匆匆。喧嚣的人声中，夹杂着焦虑、疲惫，也夹杂着对未来的期待。

经朋友介绍，阿碧住进了一间类似青年宿舍的出租屋。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旧风扇日夜转动。即使把风力开

到最大，也驱不散房间里的闷热。夜里，常常被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惊醒，有时辗转反侧，只能断断续续地睡上几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她买一个面包，匆匆填饱肚子后便出门找工作。人生地不熟，她拿着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四处奔走，从一家单位走到另一家单位。一天跑下来，常常汗流浹背、筋疲力尽，却依然一无所获。

然而，阿碧没有退缩，而是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信念，一天一天地度过人生的考验。

她仍带着教师的身份与尊严，不愿放下身段去做那些为了生存的工作，总觉得那样有失身份。她执意要找到一份所谓“白领”阶层的工作。为了找到“白领”工作，她四处寻觅，却处处碰壁。她觉得在酒楼做服务员太低三下四，不受尊重；跑业务，好像靠嘴皮子讨饭吃；至于所谓“蓝领”工作，更是无法接受。她宁可每天只吃一个面包，在烈日下到处寻找机会，日子过得十分清苦。然而现实无情，钱快要花光，连买一个面包都成了问题。

直到有一天，她在街头遇见一位曾经教过的学生。那位学生衣着光鲜，充满自信，口若悬河地介绍自己的产品，推销成功后立刻拿到提成。阿碧心中一动：“她能做，我也能做。”于是，她加入了推销员的行列，第一份工作是推销报纸。每天跑到不同的公司，寻找老板订阅报纸，然后将签好的订单送回公司，就能获得收入。

这对于一个急需买面包钱的阿碧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工作。她开始将报纸内容背得滚瓜烂熟，每到一家企业，都会停下来思考：这个公司需要什么信息？然后鼓足勇气向老板讲解这份报纸能为他们提供的价值。渐渐地，签单越来越多，口才练好了，脸皮练厚了，自信心也越来越强。生活，终于有了转机。

在人生的旅途中，外在的身份、地位和财富，往往成为束缚我们的枷锁。唯有放下这些执念，才能轻装前行，走得更远、更快。放下身段，才能发现属于自己的另一片天空。阿碧的故事让她渐渐明白：真正的尊严，不在于拒绝低处，而在于有勇气在低处重新站起。

2. 希望后的失落

叔本华曾说：“希望是人类最大的安慰，也是最大的欺骗。”这句话提醒我们，人生中的希望，常常如街灯般闪耀，却也可能在现实的微风中，悄然熄灭。

1993年的冬天，深圳的天气虽然不算寒冷，却整天阴沉沉的，阿碧跑了几个月的业务，鞋也磨破了两双，办公室的工作成了她心中的梦想。有一天，她来到八卦岭的一家装修公司，站在门外，透过橱窗望见陈列的室内设计图，心中泛起阵阵羡慕——那些图纸，仿佛描绘着她梦中的居所。她鼓足勇气，轻轻敲门，只见一位东北口音的高大男子站在面前。几句交谈，他见这位眼前推销报纸的小姑娘，竟然对室内设计很有见解，又听说她学过绘画，便笑着邀请她进屋，一起聊起室内装修的话题，并邀请她到公司画室内效果图。

第二天，阿碧怀着满心希望走进公司。老板给她安排了一间小办公室，每天递来一叠装修示范图，要她照着画。起初，老板常常过问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渐渐地，阿碧画的室内图形象生动，得到老板的称赞。这给她带来了无限的喜悦，觉得这份工作会让生活有转机。然而，好景不长，慢慢地，老板过问的次数越来越少，图纸也很少给她。一个月过去，到了发工资的时候，阿碧不得不鼓足勇气开口询问。老板却置之不理，既不给工资，也不给事做，最后一切都在沉默中消散。

在那个“无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年代，老板们只顾拼命“抓老鼠”，哪里还顾得上工人的利益？劳资双方既没有合约，也无制度监管，工人投诉无门。希望的光芒，原来只是虚幻的火花，照亮一瞬，却在风中熄灭。

夜幕低垂，街灯冷冷地亮着，阿碧孤独地走在凉飕飕的街道上。灯光投下长长的影子，映照着她心中希望之光的阴影。她抬头望去，城市依旧灯火辉煌，仿佛在告诉她，前面还有另一种希望。

3 理想与情感的选择

她在深圳闯荡半年，回家过年时，亲友们对她的勇气赞不绝口，却无人真正理解她经历的酸甜苦辣。学校给予她“停薪留职”的期限已到，她必须做出决定：是回到舒适圈，继续教书，守候在男友身边，

过着温馨安稳的生活；还是回到深圳，啃着面包，在陌生的街头四处叩门，祈求一份能承载理想的工作？

选择稳定，未来的画卷清晰可见；选择拼搏，前路却充满未知。理想或许会实现，也可能破灭，甚至可能换来一生漂泊与无尽悔恨。理想与情感之间的取舍，究竟有没有标准答案？或许，这正是人生的魅力所在：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段独特的旅程。

1994年的春节，是阿碧与家人团聚后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一家人难得团圆，饭桌上充满欢声笑语，麻将桌旁不时传来阵阵笑声。亲人们围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谈论着过去一年里的见闻和变化。对于刚刚经历南下闯荡艰辛的阿碧来说，这样的团聚显得格外温暖而珍贵。

母亲年事已高，却有着开明豁达的思想。她明白，女儿的人生终究要由女儿自己选择。对于未来的道路，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外出闯荡，她都没有过多干预，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支持和祝福。

离开家乡那天，母亲没有说太多话。阿碧走了很远，回头望去，还见母亲独自站在山头，静静地望着远方。随着距离越来越远，母亲的身影渐渐变得模糊，却始终没有离开。

很多年以后，每当想起那个画面，阿碧依然清晰地记得山头上那个瘦小而坚定的身影。母亲没有叮咛，也没有挽留，只是用沉默的目光送别远行的女儿。而那目光里，包含着理解、牵挂，以及一位母亲对子女最深沉的爱。

然而，这一切温馨的场面，仍无法阻止阿碧内心的冲动——去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春节刚过，人们各自忙碌，那种离开的决心愈发强烈。如果有现在的智慧，我会为她占一卦，让她果断做出决定。

说来也巧，阿碧回到学校，那时她住在三楼，离开的那一天，当她走出家门时，高跟鞋的鞋跟突然断了。这似乎是一种无言的启示，告诉她：“走吧，不要回头。”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意志，暗暗对自己说：“这里不再留我了，不管怎样，我都要坚持下去。”于是，阿碧离开了她熟悉的一切，她的理想终于战胜了情感的纠缠。

理想与情感之间，不在于选哪一条路，而在于无论走哪一条，都把它当作一次修行，坦然面对自己的心。因为，人生没有完美的答案，只有勇敢的选择，和选择之后的笃定前行。

第二章 龙岗岁月

4 珠宝设计之谜

1994 年春天，阿碧刚到深圳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珠宝设计师。她虽然从未接触过珠宝设计，但只要是与设计、绘画相关的工作，她都会尝试。这份工作的要求看起来很简单：只需具备一定绘画基础，并对珠宝设计有兴趣，就可以预约面试。阿碧完全符合条件，于是很快联系上广告中的负责人。

电话那头是一位声音甜美、态度热情的小姐，她详细介绍了面试地点——龙岗镇。那时，从深圳市区到龙岗极不方便，龙岗属于“关外”，每次进深圳都要下车过关，检查特区通行证，有时排队需要一个多小时。市区的工作机会非常稀少，即使是在关外，阿碧也不想错过。于是，她毫不犹豫地预约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去面试。

面试当天，她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地点——一栋村屋的顶楼。推开门，一位面带笑容、十分可爱的小姐迎接她，带她参观屋子和宽敞的平台。平台上摆放着几把巨大的太阳伞、躺椅和小桌，周围种满了茂盛的植物，宛如一个度假花园。

不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中等身材，穿着白色 T-恤衫和蓝色牛仔裤。手里拿着一叠珠宝设计图。他只会讲粤语，还夹杂着许多英文单词，热情地与阿碧握手，自我介绍：“我叫陈生，是香港人。”随后，他开始一张张展示设计图，指指点点，不停介绍公司的

情况。然而，阿碧几乎一句也听不懂他的香港普通话，最后陈生只好拿出纸笔，一边写一边画，阿碧才勉强明白他的要求。

最后，陈生让她照着一张样板画一幅设计图。阿碧认真完成，效果出乎意料地好。陈生非常满意，当场答应她下星期开始上班。

阿碧既兴奋又紧张地回到深圳，心里盘算着这份工作会不会改变她的命运。星期一，她按约定再次来到龙岗。陈生带她和另一位叫阿洁的女生走进一间摆满珠宝样品的小房间。墙上挂着各种精美的设计图：项链、戒指，甚至还有华丽的皇冠。桌面上摆放着以假乱真的样品，闪烁着冷冽的光芒，让她们大开眼界。

阿洁和阿碧默默交换眼神，仿佛都在说：“我们的前途有希望了。”接着，陈生详细交代她们每天的工作安排，并亲手示范如何使用那些绘画工具。画纸和画笔都极为精致，是她们从未见过的。

第二天，阿碧和阿洁便按照陈生的指示，开启了她们盼望已久的新生活。她们不知道，这间看似普通的工作室，正悄悄编织着一张无形的网，将她们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一起。

5 超越平静

四处奔波的日子终于告一段落。阿碧和阿洁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珠宝设计工作。连续几个月的奔走与等待，让她们深知一份稳定

工作的可贵。每天坐在设计台前，专心描绘图样，虽然工资算不上丰厚，却让人心里踏实了许多。

老板为她们安排了食宿，就在面试的村屋附近，还有工人每天准备三餐。对于长期漂泊、只能靠面包充饥的两位年轻女子来说，这简直是天赐的恩典。从此，阿碧和阿洁成了形影不离的伴侣：同住一间房，同在一个办公室，生活规律得像钟表。

每天的节奏几乎一成不变：六点半起床，七点半步行去办公室；中午十二点回宿舍吃午餐，午休后两点再回办公室画图；下午五点，悠然走向宿舍，晚餐早已备好。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除了工作时的专注，她们几乎无话不谈，像一对默契的恋人。

阿洁是从遥远的新疆来到深圳的寻梦者。她常常谈起自己的家事，每次提到，总是不受控制地泪流满面。她的父母早逝，留下她和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父母去世后，姐弟暂时寄居在舅父家，在那段岁月里她尝尽冷眼与虐待。高中毕业后，她留在当地工作了两年，生活的无趣和前途的渺茫让她心灰意冷，最终独自踏上南下的列车，来到深圳。

阿洁的性格有些古怪，敏感而倔强。每当她谈起那些往事，阿碧总是沉默，无法理解那种缺乏温暖、没有父母庇护的感受，因为她来自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

“原生家庭的不幸，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阿洁属于前者。她在苦难中锻炼出坚韧的意志，喜欢独自思考，吃苦耐劳，雄心勃勃。她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要拯救她唯一的亲人——弟弟。

相比之下，阿碧的梦想并不清晰，她只是想要一份安稳的生活。然而，阿洁那天方夜谭般的宏大梦想，却像一阵风，不断吹动她的心。渐渐地，两人的野心也变得明确：她们不再满足于眼前的安逸。

珠宝设计的工作固然稳定，却无法带来她们期待的未来。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们开始走出舒适圈，去寻找新的可能，去追寻一个充满希望的前途。

6 珠宝设计师的出现

陈生安排好阿碧和阿洁的工作与生活后，便突然消失了。她们在工作中遇到任何问题，也不知道该联系谁，只能墨守成规，每天照着他留下的样板，一件件地精心复制。

珠宝设计图要求极高的精准度，那些针管笔的运用也十分考究，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准确表现出珠宝的质感与立体感。在这种专注的复制过程中，她们常常沉浸在一种奇妙的“心流”状态，仿佛世界只剩下笔尖与纸面。时间也像流水般悄然滑过，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时的沟通渠道十分有限，只有座机电话。如果对方不在电话旁，几乎无法联系到任何人。更何况陈生是香港人，她们更不知道他的行踪。

直到一个星期五的下午，陈生终于出现了。他身边跟着一个看上去颇为特别的人：身材胖胖的，个子矮矮的，长长的头发随意披散，穿着宽松的格子衬衫和牛仔裤，整个人散发着一股不拘小节的艺术气息。

陈生笑着介绍：“这是我的朋友——阿飞，他是珠宝设计师，特意来指导你们的作品。”

阿飞外表粗犷，但面对画稿时，却显得格外细心。他态度友善，仔细查看了阿碧和阿洁的作品后，指出了复制中的许多细微问题，还提出新的要求：“下一个目标，不仅仅是复制，还要试着用相同的技法，设计出自己喜欢的作品。”

有了专家的指点，阿碧和阿洁仿佛看见了一扇新的大门缓缓打开，却无法知道，这一步将会把她们带入一个怎样的谜团。

完成办公室的正事后，他们四人一起去酒楼吃晚餐，唱卡拉 OK。这是阿碧和阿洁第一次踏进如此豪华的酒楼，第一次品尝山珍海味，第一次体验贵宾般的生活，尽情释放歌喉的畅快。

然而，欢乐总是短暂的。夜色散去，她们心里隐隐明白，等待她们的将是重新回到那间静默的工作室，埋头苦画、日复一日的单调生

活；也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两条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的井底小鱼，今天终于有机会跳出井口，去看一眼外面的世界。

7 竹竿传情

语言的障碍，即使身边人也仿佛遥不可及。老板和员工之间缺乏沟通是危险的，彼此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揣测对方，最后谁也不明白对方的真正用意。

自从周末见过老板陈生后，阿碧顺口说：“如果我们懂粤语就好了，就可以向老板提一些问题。“对啊，至少要能跟他聊几句，在一起时，我们都像一群哑巴，只有比比划划，靠着笔杆才能勉强沟通。”阿洁附和。

于是，她们买来粤语书、录影带，下班后一起练习发音，一问一答地练口语。当学到“你搵边个？”意思是“你找谁？”时，阿碧笑着说：“好记，‘找’就是‘叻’。”阿洁立刻接话：“那你找老板，就说‘我叻老板’。”两人顿时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学习的过程充满乐趣，下班时间不再只是闲聊，而是充满了新的动力。

学语言的动力必须扎根在生活中。于是，她们开始寻找练习口语的机会。正巧，她们发现对面房子经常出现两个男人：一个瘦高、皮肤黝黑，总穿深蓝色T恤和牛仔裤；另一个稍矮，白白胖胖，整天穿白色T恤和牛仔裤。每天下午七点左右，他们都会走到阳台聊天，一到周末却不见踪影。

“阿碧，你听，他们说的香港话，跟陈生口音好像！”阿洁压低声音。

“嗯，机会来了，要不要试着跟他们打招呼？”

“我怕听不懂，万一他们笑我们怎么办？”

“没关系，先写字条吧，他们会认中文字的。”

于是，她们找来长竹竿，把写好的纸条夹在竹尖上，伸到对面阳台。纸条上写着：“你们好，我们在学粤语，可以帮我们吗？”

对面两人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穿白色衫的男人接过纸条，拿笔写下：“当然可以，我们是香港人，在龙岗工厂工作。”

阿碧和阿洁看到回复，兴奋得跳起来。“太好了！他们愿意帮我们！”

“快写下一句，问他们名字。”

纸条来回传递，越来越有趣。阿碧写：“你们叫什么名字？”
对面回：“我叫阿强，他叫阿辉，你们呢？”阿洁笑着写：“她是阿碧，我是阿洁，不是阿鸡。”
对面回：“哈哈，放心，我们不会把你们煮来吃。”

第二天，阿碧写道：“‘唔该’是谢谢，对吗？”阿辉回信：
“啱啱！唔该！不过如果你哋请我哋食饭，可以讲‘多谢’。”
看到回复后，阿碧和阿洁仔细阅读，却不太确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他们用的文字里，“啱”是“对”，“哋”是“们”。两人翻查书本，才真正掌握了意思。

随后，阿洁忍不住写：“那如果不请吃饭呢？”阿强回：“那就说‘有问题’。”“有”就是“没有”。那天的对话本来应该是幽默俏皮，可由于语言障碍，幽默不再是幽默，甚至可能造成误会。正如专家所言：“参与对话中的幽默，是第二语言学习中最难掌握的技能之一”，因为幽默不仅是语言技巧，更是文化认同的体现。

那些充满浪漫、误会又搞笑的“竹竿传情”，成了双方生活中最期待的时刻。学习不仅是为了工作，更是为了让生活多一点温度和笑声。可“竹竿传情”不再只是像孩子玩游戏，而是一门跨越语言与文化差异的沟通艺术，一门充满挑战的学问。这段经历激励她们，不仅要学会简单的交流，还要深入了解香港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才能真正拉近彼此的距离。

8 铿锵四人行

“竹竿传情”，让这两对来自遥远地方的有缘人，悄悄拉近了距离。好奇心像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他们，一步步走得更近。

那是一个微风呼啸的傍晚，大家吃过晚饭，正准备让竹竿传递当天的信息。谁知风忽然狂躁起来，纸条刚到半路，就被风卷起，像一只惊慌的白鸽，飘过隔壁的阳台，又飞进狭窄的小巷，最后不知去向。四个人愣在原地，目送远去的纸条，仿佛看见命运在空中打转。

阿洁指了指对方，又指了指纸条。那一刻，大家都明白她的意思——走下楼，去追风中的秘密。

楼下的街灯亮起，影子拉长。这两对男女不再是陌生人，笑着握手，用粤语打招呼：“nei hou（你好）”阿强兴奋地说：“gong dak hou hou（讲得很好）。”

阿碧和阿洁交换了眼神，心里默默想着：“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更是一个未知的开始。”

从此，聊天不再局限于阳台或房间，而是开启了晚饭后‘铿锵四人行’的漫步：穿过大街小巷，走进卡拉OK、酒吧和茶楼。为了不让沉默占据任何时刻，阿洁每次出门前都精心计划行程，有时甚至利用午餐时间亲自踩点，还准备好书本，把要聊的话写在小本子上，随时转换话题。

走在龙岗的街头，两位年轻姑娘像幼稚园学生般好奇，指着一切问：“呢个系乜嘢？”“嗰个系乜嘢？”两个男人渐渐觉得有点无趣。直到有一天，阿强提议：“我哋去饮茶啦！”大家立刻同意。

那时的龙岗，香港工厂遍布，当地也有港式茶楼，整天供应点心。茶楼里，两位男士十分有风度，帮女士洗碗筷、杯碟、倒茶。阿强给阿辉倒茶时，阿辉用手指在桌上轻敲几下，两位小姐看得一头雾水。阿强像哄小孩一样，一句一句解释，越解释越让她们迷糊。笑声在茶香中弥漫，像风一样，吹散了陌生，也吹来了更有趣的故事。

令人不解的是，每次买单时，他们都各自掏出钱包，阿碧和阿洁却有些不好意思，完全没有准备。后来她们在书上才看到，香港人在外消费习惯AA制，各付各的；而在大陆，通常是轮流请客。

每次都是他们两付钱，阿碧和阿洁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也决定请两位粤语老师吃一餐，以示心意，可这一餐却几乎是她们半个月的工资。她们明白，不能轻易答应去任何消费场所，“铿锵四人行”似乎面临解散的危机。

渐渐地，四人之间的好奇心在消退，文化和经济条件的差异却在加深。阿洁和阿碧都明白，建立友谊是要付出代价的。然而，阿洁对阿强有着难以掩饰的好感，她根本不愿放弃。于是，两人偶尔选择单独外出。

阿辉依旧沉默寡言，阿碧也没有勇气去单独跟他一起散步。当阿洁和阿强外出时，阿碧选择了孤独，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看书，享受这几个月来未曾有过的宁静时光。

9 智者引路

周末是打工仔们的天堂，阿碧和阿洁早就计划好每个周末的活动，只等星期五下班时间的到来。可就在那个星期五，她们刚下班回到宿舍，老板却忽然带来一位客人。初见时，只见他比老板略矮，衣着简洁，神情沉稳，微笑着向她们打招呼：“你们好。”老板介绍道：“这是林教授，来自广州一所大学……”

阿碧和阿洁顿时心生敬意，连忙鞠躬：“您好，林教授。”他身上确实透

着一种学者的气质。”她们交换了眼神。老板接着说：“他会住在楼下，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以后要好好照顾林教授。”她们连声答应：“好，好，请林教授多多关照。”

自此，楼上楼下的空气似乎多了一种不同的温度。原本的哈哈大笑和打闹声，忽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严肃，庄重的气氛。

三人经常共餐，每当与教授同桌，餐桌上总会多几道精致的鱼肉菜肴。阿碧和阿洁不再是随意不拘的女子，气氛虽略显拘谨，沉默时常在空气中停留，但她们开始静静享受食物的美味，默默揣摩教授的餐桌礼仪，恭敬地聆听他讲述的故事。

教授似乎也察觉到两位女孩的拘谨，主动提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能吃辣吗？”得知阿碧来自贵州，阿洁来自新疆后，他总能巧妙地把话题与菜肴联系起来。比如，吃到鸡肉时，他便谈起新疆的‘大盘鸡’，阿洁立刻自信地接上话，打破了沉默的局面。渐渐地，餐桌上不再只是一个人讲故事，而是有问有答，有笑声，有互动，仿佛久违的温馨家庭晚餐，悄然在这片陌生的城市里重现。

晚饭过后，阿洁像往常一样匆匆收拾，嘴角带着掩不住的笑意，赶去与阿强约会。餐桌的余温还在，阿碧却没有起身，她看着林教授缓缓倒上一杯茶，茶香在灯下氤氲，像一条柔软的线，把两人拉近。阿碧忍不住开口，带着好奇：“您为什么来这里？不教书了吗？”教授微微一笑，语调平稳：“教书只是我的一部分工作，写作和研究才是我的主业。这次来这里，是为了帮陈生写一本书。”

阿碧听得入神，心里涌起一股仰慕之情，便追问：“您是怎么成为教授的？研究什么？”

为了解答阿碧的疑惑，教授带她走到楼下的办公室。临时的空间虽简陋，却透着浓浓的文化气息：一张大桌子，几把椅子，一个书架。桌上散落着几支笔、稿件和书法用具，书架上整齐摆放着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的书籍。

阿碧像一个恭恭敬敬的学生，坐在桌边，双手交叠，眼神专注。教授坐在靠椅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从书架上的文学与历史，到桌上的写作与思想，言辞如泉涌，声音低沉而有力。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直到阿碧的眼皮渐渐沉重，教授笑了笑：“好吧，去睡吧！”“谢谢教授，晚安！”阿碧离开了。

这样的夜晚，成为阿碧最期待的时刻。坐在教授身边，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他的声音仿佛似一首温柔的催眠曲，让她心安。有时，她甚至趴在他的书桌上睡着了。教授似乎也不愿失去这个专注聆听的身影，而她，更不想离开这片宁静而安全的“圣地”。

后来，教授开始教她练习毛笔字，这项练习不会让她昏昏欲睡。两人不再隔着桌子，而是并肩而坐，有时甚至教授的大手轻轻握住她的小手，纠正握笔的姿势。

房间里静得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眼神和呼吸都集中在毛笔与宣纸之间。每一笔都像在描绘心境，时间在无声中流逝。

当两人完成各自的作品时，阿碧望着教授的书法，心中震撼——原来他不仅能写文章，连书法也如此出众。那一刻，她的兴奋几乎溢出，仿佛两人都忘记了身份与年龄，只剩下笔墨间的默契与心跳。

一个月的时间就这样悄然过去。正如教授曾讲过的中国历史，每一段经历都像一个朝代，总有更替的时候。林教授要回去他的大学一段时间，离开之前，他送给阿碧一叠宣纸、一支毛笔和一瓶墨汁，希望她能继续坚持每晚练书法。

引路的人走了，可阿碧仍沿着智者指引的方向前行。在静静的练字时光里，她仿佛看见教授依旧坐在身旁，低声讲述那些关于文字与人生的故事。她努力留住那段宁静的日子，心中默默期待：下一个篇章，会不会同样精彩？

10 交融灵魂的书信

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多恩曾说：“书信，比亲吻更能交融灵魂。”一封封书信，悄然在阿碧的生命中铺开，成为她心底最静默、最深邃的风景。

林教授回到广州后，开始给阿碧写信。起初，信件内容带着父亲般的关怀，只是一些温馨的提示、鼓励的话语，以及生活中该注意的事项。那些信件字迹工整，宛如精美的书法字帖。阿碧每次读完，都会一字一句抄写下来，仿佛在抄经练字，心中充满敬意。查看信箱和抄写信件，成了她每天最期待的时刻。

后来，教授的信件越来越频繁，内容不仅有嘱咐，还夹杂着他的日常生活细节。阿碧对教授丰富的世界愈发好奇，抄信不再只是练习书法，而是一场隐秘的情感体验。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一次又一次地抄写，心中渐渐感受到细微的情感波动。从最初的尊敬，慢慢滑向迷恋，甚至在梦中也时常出现他的身影。她觉得他像一片“大森林”，深邃而神秘，藏着探索不完的宝藏。

几星期后，林教授再次回到龙岗。他不再是课堂上严肃的学者，而像一个温和、体贴的朋友。饭桌上，没有过多的礼仪，只是静静地共享那片沉默的时光。偶尔，他会夹些鱼肉放到她们的碗里，这些细微的关心，让阿碧感到一阵温柔的幸福悄然笼罩。

教授常说，饭后散步的好处多，正如谚语：“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次晚饭后，他都会提议去散步，熟悉周围的环境。于是，阿碧带着他漫步在大街小巷。走到商店时，他常停下脚步，笑着让阿碧试试那些裙子、衣服。当她穿着连衣裙走出试衣间，亭亭玉立，宛如美少女，他立刻赞叹：“好看，好看！”随即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一件又一件地买下裙子和套装。

可以想象，一个年轻女子穿上漂亮衣服时的心情。饭后散步成了她最期待的时刻，而阿碧也时常提醒自己，不要贪心，有几件就够了。然而，他似乎更喜欢看到那眼前一亮的美丽身影。每天，他早早起床，与阿碧们共进早餐，然后目送她走出大门。下午，他也提前坐在门口，等候她下班，期待那共餐与散步的时光。连老板都察觉到这两人之间的不寻常。

不久，林教授又要回广州了。临行前，他递给阿碧几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些据说能在不同场合趋吉避凶的话语，叮嘱她遇到危险时默念。阿碧当时郑重地收下了，后来却不知放到了哪里，也从未有机会去验证那些话是否真的有效。

离别的那天，两人都说着寻常的话，却迟迟不愿转身。四目相对的瞬间，仿佛都隐隐察觉到什么，却谁也没有说出口。阿碧不知道，这一次分别之后，林教授是否还会再回来龙岗。

此后的日子里，阿碧依然保持着查看信箱的习惯。每天傍晚回到住所，总会先走到信箱前看看。果然，一封封来自广州的信件如约而至。与从前不同的是，她不再将信里的内容抄写下来，而是在夜深人静时，躲在被窝里反复阅读。那些字句像带着温度一般，陪伴她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

林教授在信中写道：“每晚躺在床上，与你散步的情景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在眼前。辗转难眠时，总担心你未来的生活，只好半夜起身，在灯下给你写信……”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信渐渐少了，最后每天打开信箱，都只是空空的。直到一个周末，老板从外地回来，无意间提起：“林教授以后不会再来了，他太太不希望他再回龙岗。”

阿碧听后没有追问，只有沉默。许多事情其实早已有了答案，只是人总愿意为自己保留一丝希望。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阿碧明白情感不分年龄与地位，却无法跨越现实的界限。它像风，曾轻轻吹过，却终究会消散得无影无踪。那片

无法探索的‘大森林’，终究只能在心中生长，成为生命里最静默的风景。

11 大亚湾的周末舞会

在无趣的日子里，谁能想到，一次随意的决定，将她们带入一个陌生又迷人的世界——宛如《爱丽丝梦游仙境》。

缺乏精神支柱的生活格外乏味。得知教授不再回龙岗，阿强和阿辉也被调往其他工厂，阿碧和阿洁似乎失去了精神依靠。整日伏在画桌前的日子显得沉闷，生活仿佛失去了激情。偶尔，只见阿洁盯着精细的设计图，自言自语，嘴角浮现一丝微笑，独自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

没有期待，她们的脚步慢了下来，回到原来的节奏。下班后，边走边聊，谈起阿强和“大森林”的故事，时不时流露出淡淡的叹息。晚饭后，她们各自守住一片孤独。阿洁独自坐在阳台上，回忆那些“竹竿传情”的笑话，想象对面空荡阳台的新主人；阿碧则静静坐在大门前，目送夕阳缓缓西下。

生活像一首乐曲，有高低起伏的旋律。高潮太长让人难以承受，低音过多也令人烦闷。年轻的寻梦者，总在无趣的生活中寻找机会，探索这个好奇的世界。一天，阿洁对阿碧说：“听说‘大亚湾’有很多外国人，很好玩。”阿碧第一次听说“大亚湾”，心里自然充满好奇。于是，两人决定周六去大亚湾，寻找新的乐趣。

周六清晨，阿碧和阿洁带着兴奋与好奇，仿佛踏上一次国外旅行。她们坐在空荡的公交车上，目光越过车窗，望向那片正在开发的工地。阿碧默默想着：“如此广阔的大地，总该有一个属于我的位置。”车子缓缓驶上海岸公路，向大亚湾进发。海风带着咸湿气息扑面而来，仿佛在轻声召唤。还没到终点，她们已被那一望无垠的海景吸引，决定提前下车，沿着海岸慢慢走，感受大海的宁静，聆听小鸟的歌声，偶尔停下脚步，观察小动物的趣事，心情像海风般轻盈自在。



渐渐地，修拉的名作《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仿佛在眼前铺开：穿泳裤依偎草地的男人，穿三点式拥抱阳光的女人，撑伞呵护孩子的母亲，抱着小狗慵懒躺在树荫下的情侣。阿碧心中一震——原来那些画作并非虚构，而是艺术家生活的真实写照。

“大亚湾”仿佛是中国土地上的另一个世界，陌生却带着几分熟悉。那里的保安和售货员都是和阿碧，阿洁相同背景的年轻人，这让她们心里多了几分亲切。那里除了工作人员，很少有外人进入，因此看到这两张陌生面孔时，大家竟像见到久违的家人般热情。

很快，大家聊开了，谈起工作点滴，外国人的生活方式，话题轻松自然。没多久，气氛变得亲密，仿佛老朋友重逢。临别时，他们热情挽留：“今晚有个 Weekend Party(周末晚会)，留下来参加吧！”

有了这些新朋友，阿碧和阿洁心里多了几分安全感，决定留下来，探索这个神秘世界。她们漫步到酒吧前，只见一群高鼻梁、蓝眼睛的

男人举着酒杯，谈笑风生。偶尔有人微笑，轻轻说一句“Hello”，她们却不敢多说，只是礼貌地点头，匆匆离开。

为了准备晚上的舞会，阿碧和阿洁坐在草地上，挖空心思，把记忆里学过的英语单词一一搜索出来，写在小本子上，仿佛为这场未知的盛宴做最后努力。晚会终于临近，她们走到舞厅旁，只见女士们化着精致浓妆，高挑纤瘦，穿吊带长裙，脚踩高跟鞋，蓝眼睛在灯光下闪烁宛如电影中的女主角，伴着轻柔的音乐登场。

舞池里响起交际舞的旋律，成双成对的舞伴翩翩起舞。男士举止优雅，偶尔邀请她们加入欢乐的舞步。一杯啤酒下肚，胆量骤增。交谊舞之后，音乐节奏一变，迪斯科的狂热气息弥漫全场。阿碧尽显大学时代周末舞会的风采，偶尔赢得掌声。语言有障碍，但音乐和舞蹈无国界，阿碧带动阿洁尽情释放青春魅力，瞬间融入这片异国风情的海洋。

“Time flies when you have fun”——当你开心时，时间总是飞快流逝。不知不觉，太阳已缓缓升起，仿佛在催促这些活力四射的男女们该休息了。昏昏沉沉回到宿舍，她们仿佛做了一场奇幻的梦，一场属于自己的《爱丽丝梦游仙境》。

12 告别珠宝，开启未知的旅程

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追求梦想的过程。在龙岗工作的几个月里，阿碧和阿洁体验过希望的激情，也承受过失望的沮丧，还尝过异

国风情的浪漫。珠宝设计，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扇打开她们眼界的窗口。

大亚湾的周末过后，她们不再沉溺于回味那些即将卷入感情漩涡的故事，而是开始更多思考未来。那些曾带来“心流”的珠宝设计图，如今只是冰冷的纸面。上班的日子心不在焉，经常出错，仿佛在消耗青春。耳畔似乎有个精灵轻声低语：是时候挣脱稳定的枷锁，踏上新的寻梦之旅——一段不属于黄金与钻石，而属于自由与未知的旅程。外面的世界，还有比钻石更璀璨的光芒在等待。

每天走进办公室，当阿碧拿起针笔、透过显微镜时，她都会自问：“生活真的需要关注这么多细节吗？”有时，人们把全部注意力耗在细枝末节，却忽视了更广阔的天地，仿佛走在“大森林”里只盯着一朵小花，忘记了高耸的树木和更精彩的生命。当她抬头望见那些以假乱真、金光闪闪的项链、戒指和各款首饰时，又不禁质问：“这些看似华丽，却毫无真正价值的东西，不知迷惑了多少人？难道我们也要被这假象困一辈子吗？”

阿碧和阿洁，人坐在办公室，心却早已四处漂泊。偶尔，她们呆呆望着对方，眼神里透出无聊与迷茫。可是，要去哪里？他们却找不到答案。上下班的路上，她们常常沉默，各自心里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我们的前途在哪里？”她们深知找工作的艰辛。心理总是充满矛盾，彼此提醒：至少留下，不愁吃住，周末还能去探索陌生的世界。

“留下，还是离开？”这个问题在她们脑海里盘旋许久。直到一个周末，她们正准备外出时，老板突然回来，翻看她们最近的设计图，语气骤然尖锐：“你们画的这些图，工厂完全不能用，我白养了

你们几个月……” 两人低头沉默片刻，随即异口同声：“对不起，我们离开吧！” 那一刻，她们仿佛卸下了沉重的枷锁，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轻盈。

告别珠宝，开启未知的旅程。她们将去往何方？新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她们也无从知晓，只是收拾好行李，缓缓消失在通往深圳的寻梦之路上。

第三章 深圳漂泊

13 布吉检查站相遇

未知的旅程，向来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深圳的秋天本该秋高气爽，可在阿碧和阿洁背起行李出发的那天，天空却骤然阴沉，细雨绵绵，悄然落在前行的路上，为这段旅程蒙上了一层不安。

阿碧挤在嘈杂的公共汽车里，车厢中混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乡音与气息。窗外的景物被雨水模糊成一片，她的思绪却异常清晰。那一刻，她忽然想起屈原《离骚》中的句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她说不清这句话是在安慰自己，还是在提醒：真正的旅程，往往从迷惘开始。

公共汽车一路颠簸，驶向进入深圳的必经之地——布吉检查站。那正是改革开放浪潮最汹涌的年代，全国各地的寻梦者纷纷南下。进入深圳市，必须先跨过这道制度与现实并存的门槛，才能走向那个被想象得无限辽阔的未来。

汽车一停，乘客便提着大包小包蜂拥而下。检查站前的广场早已被人潮淹没，队伍的尽头无法辨认，所谓的“长龙”，只存在于人们的感觉之中。人群像缓慢涌动的潮水，在拥挤与喧闹中被一波波推向前方。阿碧和阿洁被裹挟其中，推挤良久，才勉强站到队伍的末端。

队伍前进得极慢，几乎是一步一停。那是一个还没有手机的年代，等待的时间显得格外漫长。人们无法用屏幕消磨等待，只能与身边的

陌生人随口攀谈，交换一些零散却真实的信息。在这种耐心与不安交织的等待里，人们慢慢意识到，通往梦想的第一步，往往不是奔跑，而是忍耐。

站在她们前面的，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她留着长发，皮肤白净，笑起来，露出一个深深的酒窝，眼神明亮而沉静。在这片嘈杂拥挤的环境中，她显得格外从容，与周围的焦躁形成一种温和的对照。与她说话的人不自觉地抬头，而她只是顺着队伍，安静而坚定地向前移动，仿佛并不急着抵达哪里。

阿碧注意到她时，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样漂亮的女孩，家里竟也放心让她独自在外闯荡。

出于好奇，阿碧轻声问：“你是哪儿人？”

“上海人，我叫阿英。”女孩微笑着回答，语气自然，又反问了一句，“你们呢？”

阿英的外表带着一点距离感，但交谈几句后，便能感受到她的温和与善意。三个人很快聊了起来，仿佛在漫长的等待中找到了短暂的依靠。忽然，前方传来工作人员清晰而有力的喊声：“通行证！”队伍再次移动，很快三人都来到检查证件的窗口，阿英顺利通过了关口。

阿英站在关口的另一边，静静地等着这两位刚刚相识、却一见如故的新朋友。检查人员接过阿碧的证件，翻了翻，低头看看证件，又抬头看看阿碧，忽然提高了声音：“不行，你的证件过期了。”说完，把证件往她手里一拽，又将她推到一旁。阿洁的情况也一样。

两个人站在队伍边上，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只能灰溜溜地站着。关口那边的人流继续向前，没有人注意她们。这时，阿英在对面使劲挥动右手，又朝右边指了指，示意她们过去。阿碧和阿洁顺着她指的方向，一直往检查站最右侧走去。她们沿着阿英指的方向继续走，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小洞，像是被那些没有证件的人一点一点掏出来的。

她们四下看看，周围没人，便一溜烟钻了过去。

阿英已经站在洞口的另一边等着。三个人见了面，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抱在一起，像是久别重逢的家人。

走出检查站，路边停满了等客的公共汽车。阿英转头问道：“你们要去哪儿？”阿碧和阿洁一时无言。深圳很大，梦想似乎近在眼前，却又突然失去了明确的方向。

“要不，先去我那里住吧。”阿英语气平静而真诚，没有多加解释。

这简短的一句话，在陌生城市的黄昏里，显得格外珍贵。阿碧和阿洁彼此看了一眼，心中涌起难以言说的感激，轻声应道：“好吧。”

阿英的家会是什么模样？阿英生活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带着期待与好奇，她们跟随阿英，登上了开往深圳水库方向的公共汽车。

窗外的雨渐渐小了。那时的她们并不知道，这场看似寻常的相遇，会在往后的岁月里被反复忆起。历经世事后才懂得，人生从来不是孤身跋涉。许多转折的背后，都藏着他人的善意；许多成长脚步，都

曾得到过无声的扶持。那些在困顿时向你伸出的手，那些在迷惘时给予的鼓励，却会化作生命的力量，陪伴你走向更远的地方。

14 青春之思

夜色朦胧，街灯零星闪烁。阿碧和阿洁跟着阿英，拐进水库新村狭窄曲折的村道。小路像一座迷宫，刚走进去，方向感便迅速消失。低矮的房子一间挨着一间，灯光昏暗，空气里混杂着潮湿与饭菜的味道。她们沿着逼仄的楼梯摸黑爬上三楼，脚步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响。

阿英推开门，客厅出乎意料地空荡。只有一张简陋的饭桌，几把旧椅子，几乎没有多余的摆设，显得清冷而仓促，像一处临时避世的落脚点。

然而，一进卧房，情景骤然不同。一张阔大的床几乎占去大半空间，床上铺着华丽的丝绒薄被，弹簧床褥柔软而富有弹性，人一坐下，便被稳稳托住。床边是一张梳妆台，各式化妆品和香水整齐摆放；一侧的大衣柜嵌着明亮的镜面，将原本不大的房间照得通透明亮。床头对着一台大电视，躺在床上，几乎不用起身，便可看上一整晚的节目。

三人并肩横卧，床仍宽绰有余。阿碧和阿洁从未睡过如此柔软的床，动也不想动。她们只是静静听阿英低声讲述自己初到深圳的故事。她的声音在夜里显得格外平缓。不知何时，两人沉沉睡去，半梦半醒间，似仍有细语在枕边萦绕。

阿英年轻貌美，性情温和。来深圳不久，便在酒楼找到一份知客的工作。来喝茶的客人，常在入座前与她闲谈几句，被她的温柔的声音和甜美的笑容留住。熟客渐渐多了，酒楼的生意也随之兴旺，老板对她愈发器重，许多场合都让她出面招呼。

那段日子，阿英对前途抱着希望。她相信，只要肯做、肯熬，总会有回报。她几次向老板提起加薪，语气一次比一次恳切，却始终换来含糊与沉默。

失望，正是在这反复的沉默中慢慢累积。老板的敷衍，让她前途变得模糊。也就在此时，一位常来酒楼的熟客——大家都称他黎生，对阿英明显格外关照。他私下邀她吃饭、唱卡拉 OK，时常送她新衣和饰物，体贴周到，步步靠近。

渐渐地，阿英发现，自己在酒楼起早贪黑，一个月的辛苦收入，竟买不起一条像样的裙子。权衡之下，她辞去了工作。黎生替她租下这套房子，添置床柜和家电，她的生活，自此换了一条轨道。

睡觉，成了她消解旧日辛劳的方式。她不再找工，日夜颠倒：醒了便看电视，困了便再睡。饿了，披件睡衣、趿着拖鞋，下楼买点吃的便回。她渐渐与周边的女子攀谈，发现这村里许多年轻女子，过的都是同一种日子——平日里昏睡、看电视、与姐妹闲聊；到了周末，那些被她们称作“男朋友”的香港人便跨境而来，一同吃饭、赴夜总会、唱 K。热闹浓缩在两天，其余时日，又退回悠闲而空洞的日常。

青春既可以换来衣食，也可以换来另一种选择。阿碧和阿洁的雄心未减，仍对前途抱有执念，不肯轻易低头。阿英的经历，却让她们放慢了求职的脚步。她们不愿让青春耗在浮华的酒楼，把日子埋藏在无止境的办公室。只是默默地在时代的洪流中，寻找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深夜里，三人常常围坐一处，一遍遍商量前路：工作，还要不要继续找？感情，该如何抉择？人生，是否可以先安顿下来，在一个相对稳妥的环境中磨炼自己、积蓄力量？

阿碧还记得林教授曾经为她讲过《易经》乾卦的第一爻辞——“潜龙勿用”。那并非退却，而是在时机未到之前，选择沉潜。

这三人的相遇，她们各自的经历、理想与勇气，交织成一条尚未出水的潜龙。至于有朝一日是否“或跃在渊”，要等时间推着她们，走到该遇见“大人”的那一天。

15 暖屋与微光

自从阿碧和阿洁住进阿英的套房，那间冷清的屋子立刻有了生气。原本安静得近乎孤寂的空间，被笑语、闲谈，以及画笔的沙沙声填得暖洋洋的。一向沉稳的阿英，也因她们的到来添了几分少女般的好奇与轻快。

阿英很乐意做阿碧的模特。她常常安静地坐在窗边，摆出一个舒展的姿势，不说话，也不催促。直到自己的轮廓在画布上渐渐清晰，她才端起水杯轻轻抿一口，露出一丝满足的笑意。

当阿碧停下画笔时，三个人常围坐在客厅的小圆桌旁，边吃饭，边分享各自的故事：家乡的趣事、初来深圳的梦想、第一次离家的惶恐，以及对未来朦胧却执着的期许。小小的套房渐渐成了她们三人的避风港。外面再喧嚣奔波，只要关上门，心就安稳下来。

慢慢地，屋子便成了半个画室。阿碧的画笔总停不下来：阿英看电视的模样，阿洁学英语的神态，三人说笑时的表情，都被她悄悄捕捉。画得生动时，阿英和阿洁围在一旁赞不绝口；画得不满意时，时而笑得前仰后合，时而佯装嗔怒，把画纸藏在身后。墙上贴满了素描、速写和静物画，把狭小的空间装点成艺术家的临时工作室。

村里的女子们听闻阿碧会画肖像，纷纷登门，想求一张速写。她们也因此结识了更多邻居。屋里常常坐着六七个姑娘，喝茶闲谈，轮流做模特，欢声笑语里裹着淡淡的文艺气息。她们羡慕阿英，不再独守空屋，生命如同悄然绽放的花，在陪伴里慢慢舒展。

阿英的男友黎生周末回来，见屋里充满热闹与温情，由衷为她欣喜。黎生爽朗大方，非但不介意家里多了两个人，反而觉得这个空间更有了家的气息。他特意添置了床褥，收拾好另一间小房，温声说道：“你们安心住下，人才热闹。”

在这种被善意托住的日子里，三人愈发安稳而惬意。睡觉、画画、学习粤语与英语、煮饭做菜、去村里探望朋友、去草地享受阳光，成为她们的日常节奏。她们走到哪里，都带着轻快的步伐，引来旁人羡慕的目光。在外人看来，她们的日子像一阵自由的风，轻盈又写意。

黎生也被这温暖感染，周末常带同事朋友上门。饭桌上笑声不断，空气里混着啤酒的清爽与蓬勃的活力。一周积累的疲惫与烦闷，都在这间小屋里悄然散去。这间小小的屋子，成了他们在异乡最踏实、最自在的落脚处。

一个周末，他们相约去香蜜湖游玩。游乐场里人声鼎沸，尖叫声此起彼伏。阿碧第一次坐上过山车。爬升时，她紧握护栏，心跳加快，几乎撞出胸膛；俯冲的刹那，尖叫被风撕碎，生命仿佛被抛向深渊。她闭上眼，把自己完全交给那飞速转动的齿轮，任其在空中甩动、翻滚。停下的那一刻，她恍若从悬崖边被推回现实，忽然体会到：生命有时是如此轻盈、虚幻，近乎失控。

香蜜湖的另一角却安静如画。一位长发的女子正专注地为游客画肖像。阿碧站在旁边观望许久，心底涌起久违的冲动——她也想这样，用画笔留住人间片刻的模样。

夕阳渐沉，人群渐散，女画家终于得闲。阿碧上前搭话，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她叫阿云，来深圳多年，已与台湾伴侣成婚，正等候赴台定居。趁这段过渡期，便在香蜜湖画肖像——既是爱好，也是生活。

阿云自信爽朗，言谈间尽是阅历沉淀的通透。她们聊艺术的执着，聊生活的艰辛，也聊一个女子该如何抉择人生的方向。

临别时，阿云看着阿碧，轻声却坚定地说：“生活有很多选择。只要你坚持，哪条路都会走向光明。”这句话像一束微光，照亮了阿碧心底那间久未开启的暗室。

回程的路上，阿碧脚步格外轻盈。她仿佛明白，很多答案不必急着寻找，走着走着，路自然会在脚下清晰。

那天的过山车、湖面上的阳光，以及阿云专注作画的神情，一起在阿碧心底汇成了一幅既刺激、又温和而明亮的图画。未来的画面虽仍未成形，但她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人生草图，正悄悄在心里一笔一划地勾勒出来。

16 罗湖火车站画肖像

“生活有很多选择。只要你坚持，哪条路都会走向光明。”阿云的话，以及她在香蜜湖专注画肖像的身影，像一束暖光，在阿碧心里久久闪烁。

她反复自问：“阿云能以画为生，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念头在心里来回打转，越想越坚定。

她告诉阿洁，想找个地方画肖像，既能赚取收入，又能精进技艺，还是自己最喜欢做的事。阿洁听后立刻精神来了，眼中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彩。

“去火车站怎么样？”她脱口而出，“那边香港旅客多，说不定生意不错。我帮你招揽客人，你安心画画。我还能趁机练练口语呢！”

两个年轻女孩越说越兴奋，仿佛前些日子的失意与迷茫，都在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里消失。前路依然未知，但只要怀着希望，任何一个简单的想法，都可能成为新的开始。

有了阿洁的支持和陪伴，阿碧心里的勇气被点燃。她想起校园里老师鼓励多画速写的叮嘱，想起和同学在火车站写生的时光——那些嘈杂的声音、匆忙的脚步、千差万别的表情，都曾让她既兴奋又安宁。她确信：画笔，或许真能为她铺出一条新的路。

几天后，两人果然背着画板去了罗湖火车站。那里人山人海：有人匆忙赶车，有人发呆等待，有人抱着行李睡得东倒西歪。越杂乱、越真实——对阿碧来说，这里就是天然的速写场。她几乎忘了此行目的，找了个角落便坐下，沉醉地画了起来。

阿洁绕着四周走了一圈，很快发现火车站另一侧有个专门给香港旅客使用的等候区，那里秩序井然，也安静许多。她连忙跑回来对阿碧说：“走，你去那边画吧，那边很多香港人。”

果然，那边旅客的穿着、神态、行李都明显不同——衣着得体、行装讲究，气质一望便知来自香港。

阿碧便在候车区找了个位置坐下，再次打开画夹。不久，有人注意到她，停下脚步观看。阿洁立即抓住时机，主动上前搭话：“Want a portrait? Ten minutes.”“要不要来一张？只要十分钟。”

阿碧抬头看她，暗自好笑，阿洁的胆量与口语，竟在这车站里练出来了。

不久，一个百无聊赖的年轻男子走了过来。他看了看阿碧，又看了看画板，问道：“帮我画一张吧？我的火车还要等一个多小时。”于是他坐得笔直，一动不动。阿碧深吸一口气，抽出一张素描纸，开始勾勒轮廓。她很快进入心流，周遭的喧哗仿佛被一层薄纱隔开。

画到一半，阿碧将纸转向他。他愣了一下，随即露出这段等待里第一次真诚的微笑：“挺像的。”过了一会儿，广播响起：“前往广州的下一班列车将在十分钟后开始排队。”

年轻男子立刻坐直：“快好了吗？要排队了。”

阿碧加快笔触，将最后几笔稳稳落下，把画递给他，男子接过后仔细看了看，显得十分满意。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百元钞票，爽快地递到阿碧手里：“辛苦了。”说完，他便转身汇入人流。

阿碧低头看着掌心那张红色的百元大钞，手指没有动，但心底却微微一颤：这不仅是一百元，而是一份认可，一个全新的起点。

阿洁凑过来，激动得直拍她肩膀：“耶，你真的做到了！”

阿碧静静笑着，一种久违的踏实从心底升起。没有欢呼，没有雀跃，只是清晰地知道：自己也许真的可以靠画画活下去。

那一刻，她忽然懂得：通往未来的路，不必一开始就清晰明亮；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路会在脚下慢慢生长。

离开火车站时，两人心里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成功感。阿洁终于用上了苦练已久的语言；而阿碧心底升起的，则是另一种更深的喜悦——她的人生草图，仿佛就在今天，真正落下了第一笔。

17 命运的纽带

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在火车站画肖像的经历后，阿碧与阿洁便常常去。她们靠着墙坐下，不张扬，也不喧嚣：阿碧低头速写；阿洁观察行人、练习粤语、招徕客人。那一方窄小的空间，恰好容得下两颗谨慎却渴望成长的心。

来来往往的旅客，有人匆匆赶路，有人焦躁不安，也有人倚着行李沉沉睡去。众生的姿态成了阿碧笔下的素材。画得越多，她的心越静；说得越多，阿洁的语言越流利，胆子也悄然大了起来。

有时半天能画好几张，有时整日无人问津。收入难以估计：有人慷慨，随手给两三百；也有人拿了画便匆匆离去，头也不回。她们不

计较，只当是人生的必修课——只要心里有目标，一时得失都不算什么。

阿碧乐在画中，一本本速写带来的满足，是金钱比不上的；阿洁的粤语愈发从容，那份自信成了她最稳的底气。无论赚不赚钱，两人都从这份劳作里得到一种难言的踏实与安宁。

渐渐地，经常往返罗湖的人都认得她们。阿碧沉浸在画里，对外界反应慢；阿洁却不同，她记得很多熟悉的面孔，也学会了模仿港人的语调，常常一句话便逗笑路人，让寒意里多了一分人气。

一天，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帮我画一张吧？我还要等一个多小时。”阿碧抬头，是第一次来找她画肖像的那个男人。仍旧背着包，神情疲惫，却带着随遇而安的松弛。

她还没开口，阿洁已经亮起了眼：“你上次来过，我记得你。”

男人笑了，自我介绍：“我叫阿唐，在香港工作，父母在广州，经常来回跑。”对阿唐而言，火车站是奔波的起点；对阿碧和阿洁，却成了她们的驿站。

这一回，他坐得自然，一面让阿碧画着，一面和阿洁随口闲谈。他们聊香港的生活，也聊他如何在忙碌里抽时间回广州看父母，这些恰是阿洁感兴趣的话题。语言不再是障碍，两人谈得格外投缘。阿碧静静画着，感到阿洁和阿唐两人之间有一团微弱的暖意，像一盏灯，不经意地亮了。

画完后，阿唐留下联系方式，还说了下次到深圳的时间。阿洁看着那串数字，笑意轻轻地浮起来。

从那以后，阿唐每次来深圳都会提前告诉阿洁。他们常在候车区碰面，有时聊天，有时让阿碧给他画张速写。不知从何时起，两人的陌生感悄然退去。阿唐不再只是在等车时顺便见见她，有时甚至特意过来见阿洁。

阿洁也不再常陪阿碧去火车站，而是寻个理由同阿唐约会。没有阿洁的陪伴，火车站对阿碧也淡了。心底的失落，让画笔一时难以落下。但想到阿洁的理想——找个外国男友，离开这片让她迷惘的土地。阿碧的心又慢慢松了。

那时的香港，对她们来说，已经是半个“国外”。阿洁正在慢慢向她的理想靠近。阿碧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为阿洁感到高兴。

不久，阿唐为阿洁在蔡屋围租下一间房。阿洁从阿英家搬走了，屋子安静了许多。

如今，阿洁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少了昔日朝夕相伴的身影，阿碧心里难免生出几分落寞。闲暇时，她常独自到公园里走走，在林荫小道间漫无目的地徘徊。画板依旧带在身边，却提不起作画的兴致。更多时候，她只是坐在草地上，看风吹过树梢，看云影缓缓移动，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那些安静发呆的时刻，她总会想起阿云曾说过的一句话：“生活有很多选择，只要坚持，哪条路都会走向光明。”

阿洁向来是个目标明确、行动果断的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愿意一步一步朝着那个方向靠近。如今的独立与成长，或许正是属于她的那束光。想到这里，阿碧心中的失落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解。人生本就是一场各自前行的旅程，即使曾经并肩同行的人，也终究会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世上的许多事情，总是环环相扣。若不是先认识阿英，阿碧和阿洁也许不会去香蜜湖；若不是去了香蜜湖，便不会遇见阿云，更不会想到去火车站画肖像。没有那一幅幅肖像的开始，阿洁或许也遇不上阿唐。那些看似偶然的人和事，回头再看，原来都有着隐约的联系。

阿碧成全了自己的画笔，也在无意间成全了阿洁：她的语言、自信，以及后来的一段情缘。命运有时悄无声息，让人察觉不到它的安排。只有走过很远的路再回头，才会明白，每一步都在为下一步铺路。

正如佛家所说：“有因有缘，事易成；有因无缘，果不生。”

18 广告面试

每个来到深圳的年轻人都怀揣着梦想，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寻找属于自己的路。与阿洁、阿英同住的三个多月里，阿碧认识了许多南下寻梦的年轻女子。有人想多挣些钱，回乡盖房、孝敬父母；有人盼着遇到条件优越的对象，组建一个安稳的家庭。

唯独阿洁的目标最为明确。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外籍丈夫，通过婚姻走出国门，离开那个让她留下太多伤心往事的家乡。在她看来，那不仅是去往另一个国家，更是奔向一种全新的生活。为此，她格外勤奋。常常天还未亮，阿英仍在熟睡，她已悄悄起身背诵英语单词，为自己的梦想一步步铺路。

阿碧的选择却与她们有些不同。她始终放不下对艺术的追求，因此走了一条折中的路：一边跟着阿洁学英语，一边继续寻找工作，一边等待爱神降临。她急于给自己一个最终答案，只把期待藏进日常，在行动里静待命运的指引。

不久，她收到一家广告公司的面试通知。阿碧带着忐忑与期许前往。刚踏入面试大厅，便被眼前的景象怔住：几十位青年齐聚一堂，带着未褪的稚气，也带着欲展锋芒的艺术气息。老板展示几幅广告稿，要大家现场创作一幅广告画。要求创作要有新意、主题、吸引力，缺一不可。

话音刚落，大厅立刻变成一间临时画室。有人勾勒草图，有人打开油画箱，有人调配水彩，空气里混着颜料与纸张的味道。空间狭窄，几乎难以转身。

阿碧刚摆好画具，一不留神，打翻了洗笔的小桶，清水溅湿了身旁考生的画纸。她连声道歉，抬头时，却看到一张温和的脸，微卷的头发，白净的皮肤，眼睛又大又亮。他没有生气，只轻声说：“没关系，先画吧。”

两人继续各自作画。偶尔瞄一眼对方的画，发现彼此的色调、笔法都十分相近，不知是坐得太近相互影响，还是原本就心意相通、笔意相投。

面试结束后，人群陆续散去。有人依旧沉浸在刚才的创作中，有人自信满满。那位卷发青年走在阿碧身旁，自然而轻松地聊起方才的作画经历。他介绍自己：“我叫刘畅，四川人，毕业于师范大学艺术系”。画风的相似，也因此有迹可循。

刘畅是骑单车来面试的，车就停在门外。聊了几句后，便问：“你去哪儿？我送你。”

在深圳寻梦的路上，遇见同频的人并不容易。阿碧便轻轻坐上他的单车后座。一路上，两人像久别重逢的旧友，话语不绝。

单车从闹市穿过蜿蜒小巷，又一路驶向田埂与港湾，迎着初春的风。两人闲聊不断，从喧嚣谈到宁静，童年趣事、少年读书、青春心事、工作疲乏，以至于对艺术的执着与迷惘，无所不谈。

话语如水，自然流淌。时间仿佛被无形之手轻轻按下了暂停键。那一路上，他们忘了归途，只在彼此的交谈里，重新拾回久违的轻松与被理解的安宁。

只是人间相聚，总有散场。那时通讯不便，大家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电话，也来不及留下联系方式。分别来得安静又自然。

那场面试最终没有结果，但那段相遇与创作的时光，却长久留存在阿碧的记忆里。许多事本不必强求结局，过程里的心动与微光，已经足够。

19 在无路可走时

阿洁从阿英家搬出去后，原本三人之间那种略显杂乱，却有自己节奏的日子，忽然变得安静了。少了阿洁的勇气与任性，少了她那些突来的想像与干脆的决定。房间显得特别安静。

阿英倒是自在了许多，可以放心睡大觉，也能整天对着电视，不再有人催促她出门。

阿碧则像被迫在两个家之间来回奔走的孩子——有时住在阿英家，有时又去阿洁那里待上一两天。两地相隔近一小时车程，每一次移动，都像在确认自己短暂的归属。

她的绘画热情也悄悄退去，色彩在笔下变得迟疑。日子重复，偶尔的失落便带她走到街上，观察那些行色匆匆的面孔；或在公园深处坐下，看暮色一点点压低的树影。她常翻报纸杂志，一边寻找可能性，一边等待某种难以言明的好运出现。

那时通讯不便，只能靠座机。若想联络，得先找到一部座机，输入对方的号码，再守着电话等待回拨。若对方没感到震动，或一时找不到电话，便只能干等。有时一等就是半小时，像把石头丢进井里，只剩回音。

一天夜里，阿英家来了客人。阿碧不便久留，看看时间已过十点，只好去阿洁那里借住，也来不及通知。她急匆匆赶到车站，正遇上一辆公交车驶来。车厢昏黄，乘客稀少：有人打着哈欠，有人已经睡着。

阿碧背着包坐在窗边，看着这些陌生人的疲态，忽然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城市里漂着，不知下一站会把她带往哪里。

下车后，她穿过一条潮气四散的昏暗街道。到了楼下，大铁门紧闭，她等了几分钟，趁住客返家才跟着进入。

阿洁住在最顶层，两户人家之间隔着一片露台。阿碧爬到楼顶，看见阿洁房里亮着灯。正要敲门，却听见阿唐的声音。她的手顿时停住，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今晚要睡在哪里？

她站在露台上，看着脚下密密麻麻的屋顶，却没有一处属于她。夜已深了，不知再往哪儿去找地方。她索性就在角落找了处能挡雨的位置坐下，准备撑到天亮。细雨落下，风越吹越冷。她望着灰暗的天空，心里竟升起一种奇异的平静：世上还有更多人连这样的落脚处都没有。

不久，一个女人气喘吁吁地从楼下走上来。看见阿碧坐在门外，她停下脚步，聊了几句。她是阿洁的邻居阿芬。明白情况后，她只说了一句：“来我这儿住吧。”便领她进屋。

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没有预兆，没有道理。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在深夜的楼顶相遇，随后睡在同一间屋，同一张床，像被一只无形的手随意摆到同一个位置。

这一切自然，却又带着轻微的不真实。阿碧躺在陌生却温暖的床上，忽然产生一种说不清的恍惚：每当她走到无路可走时，总会突然出现一双无形帮她的手。但它从哪里来？属于谁？又会引她向何处？

她并未因此踏实。只是明白，人生的进退并没有固定答案。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推着向前，而那只推着她的手是谁的，或是否真的存在，她也不再深究。

20 歌舞厅里的秘密

经过几个月的寻寻觅觅、四处辗转的日子，阿洁终于在深圳找到了一个能让她稍稍安稳下来的依靠——阿唐，她的男友。稳定，对她来说是一种久违的奢侈。她不想像阿英那样，把宝贵的青春耗在睡觉和电视里。她深知，能有一个落脚点并不容易，更应该借着这份安稳为未来铺路。于是，她一头扎进学习：背英文、练粤语，往返图书馆成了每日的固定节奏。她明白，语言能力，是通往理想生活的第一把钥匙。

然而，日子久了，她也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生活稳当，却少了年轻人自然渴望的火花。周末阿唐回来，他们吃饭、散步、闲聊——一切像一条平静而缓慢的河流，让人安心，也让人困顿。

她心底隐隐觉得：也许需要点什么，让生活重新亮起来。

就在这样一种微妙的心境下，她想起那次大亚湾的周末——海风扑面，夜色流动，舞池里尽情挥洒的年轻与狂欢，还深深藏在脑海里，久久未散。

于是，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阿唐回来了，他们约了阿碧，三人决定去歌舞厅，再捡回曾经滚烫的生命热度。阿唐平日不喜喧嚣，对唱歌跳舞也兴趣寥寥，但看到阿洁眼里的兴奋，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走到附近的歌舞厅，远远便看见大门口站着两位亭亭玉立的知客小姐。她们身着传统旗袍，姿态优雅，微笑得体，像夜色里被点亮的两盏灯。

她们迎上前来，引领三人进厅。灯光柔和而朦胧，宛如被轻纱覆盖；音乐缓缓流动，带着几分浪漫与松弛。难怪那些在职场奔波的男士，总爱周末来这里卸下一身疲惫，把现实的重量交给灯光和节奏。

大厅里一排排卡位错落其间：两人的、四人的、甚至适合一群朋友的。卡位旁是一片宽敞的舞池，舞池边整齐坐着一排年轻女孩——迎宾小姐。

阿洁的脚步微微顿了一下。但知客小姐继续领路，坐进一个四人卡位。

阿碧则借口去洗手间，实际上独自绕着舞场走了一圈。

灯光打在那些女孩身上，她们妆容精致，头发蓬松柔软，像一朵朵刚喷过香水的花。年纪大多二十出头，皮肤光亮，眼线利落。她们不是服务员，也不是普通工作人员，却像被安置成一道“风景”，仿佛随时等待着某个信号。

有的与旁边的人轻声说笑，笑意里藏着警觉；有的神情庄重，目光不时扫向入口；也有女孩望着舞池中央发呆，像在想着远方的事情。

陆续有男士走进来：西装笔挺的白领、拎“大哥大”的生意人，还有看起来刚领完工资、寻找松弛的年轻男子。

不一会儿，每个卡位都像突然搭起的小舞台：陌生的男女被临时配对坐在一起，像无声剧场里的几百个小片段正同时上演。

有的很快热络起来，靠得很近，耳语不断；有的拘谨得像第一次相亲，眼神刚碰上便又闪开；也有的彬彬有礼，说话得体，却隔着一层透明的距离。

阿碧看着这一切，心里升起一种难以描述的错位感。这是真实生活？还是电影里出现的场景？看到邻桌有位女孩孤零零地坐着，便上前搭话。女孩的反应很平静，像已经习惯被陌生人接近。她说：“我白天在公司做文员，晚上来这里坐台赚点外快，也顺便寻找‘机会’”。她轻轻叹了口气，又补充道，这里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人为了赚多点钱；有人觉得生活太寂寞，来找热闹；也有人，把这里当作改变命运的一个入口。

她又解释到：“坐台”，就是陪客人喝酒、跳舞、聊天。客人离开时会给小费：大方的能给好几百，小气的也至少按规定给一百。反正，在深圳，总得找条路活下去。

阿碧心里轻轻一震。她突然意识到，这些女孩和自己一样，也来自五湖四海的小城；也有家庭、梦想与挫败；也渴望在某个角落与幸运相遇。只是她们选择了与自己不同的方式走下去。

舞厅里的喧闹此时变得格外刺耳。笑声、碰杯声、音乐声交织在一起，却包裹着一股淡淡的疲倦，那不是某个人的疲倦，而是整座城市深处透出来的。

阿洁和阿唐在舞池里随着音乐轻轻摇摆，久违的亲密让阿洁脸上浮现难得的轻松。然而阿碧却始终无法融入。不是不理解，而是眼前的一切对她来说太陌生、太复杂，像在观看一场不属于自己的剧目。

阿碧坐在角落里，看着那些女孩。灯光下，她们的脸明亮，却藏着深深的影子。想到自己在这些日子里，为了谋生，在火车站画画、在街头奔走，靠一点一滴的努力维持生活——其实和她们一样，也是在寻找机会，也是在等一个改变命运的契机。

而这些女孩，则在每个夜晚里，试图从陪酒、跳舞、聊天的几小时里，抓住下一步的可能。

那一刻，她仿佛更懂了这座城市。在深圳，每个女孩都在努力。只是方式不同：有人向上攀；有人向外闯；有人在灯光下等待一个尚未到来的机会。

离开歌舞厅时，外面的风带着夜色的凉。阿洁和阿唐手牵着手，渐渐消失在安静的街道尽头。阿碧站在原地，觉得自己像刚从另一个世界走回来，身上还残留着那里熏染的余温。

夜色笼罩下的深圳，看起来既不冷，也不热。它只是静静地，把无数种生活的选择——无论光亮还是暗影——坦坦荡荡地摆在每个人眼前，让各自在其中找到自己的那一条寻梦之路。

21 世界之窗：一段意外情缘

深圳的“世界之窗”对游客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对阿碧，却是一扇打开人生理想的大门。

女人在寻梦的道路上，除了追求事业上的成就，也需要一点浪漫生活的滋润，让日子柔软下来。一起离乡闯荡的阿英和阿洁，自从有了男朋友后，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有了期盼，生活便有了意义。不论一周的工作与学习多么辛苦，只要想到周末男朋友会到深圳一起喝茶、吃饭、游玩，阿英和阿洁便像被重新注满了力量。

每当她们讨论周末计划时，心里总是充满甜蜜。而阿碧，却没有期待。周末反倒成了她最孤独的时刻。

不是没有朋友，而是她渐渐感受到自己在这个小圈子里的尴尬位置——“夹心饼干”。出去吃饭时，她常坐在旁边，很难插上话；情侣们开心时，她只是安静的旁观者；他们闹别扭时，空气紧绷，她又必须假装若无其事。

久而久之，阿碧不再愿意扮演那个“被夹在中间”的角色。于是，她的周末慢慢变成一个人的世界：在城市街道漫无目的地走着，观察匆匆的人潮；在公园草地上坐着，享受青草的香气；或是在图书馆挑一本喜欢的书，沉浸在故事角色里。

在繁杂噪声中，她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静处。有时一天都说不上几句话，那份沉默里，竟藏着一点自由——一种不需要配合任何人的松弛。

阿洁感觉到阿碧逐渐变得不合群，这些变化她都看在眼里，心里却始终不忍。她向来讲义气，对情同姐妹的阿碧，更不能置之不理，总想着替她分担、替她铺路。她常在心里嘀咕：“阿碧这么好的女孩，不应该一个人闯着。”

于是，她开始主动把阿碧介绍给身边认识的香港朋友，还带着阿碧一起去香港人常去的地方：茶餐厅和一些小型聚会；有时甚至会恳求男友阿唐带几个单身朋友来深圳，让阿碧多认识些人。

终于，一个周末，阿唐果真带了几个朋友来深圳，约上阿碧和阿英，一起去“世界之窗”一日游。

那天天空放晴，人潮涌动。景区里喧闹声此起彼伏：拍照的、看表演的、小孩哭闹的，嘈杂、推搡、催促声混在一起，很快就把原本的一行人冲散了。那时没有手机在手，几乎无法联络到彼此。阿洁和阿英被挤到另一端，而阿碧在人群中站定时，已经再也看不见任何熟悉的身影。

她身边只剩下一个和他们一起进园的阿文。个子瘦高，鼻梁高突，眼睛很大，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镜片厚得几乎能反光。他看似文静，却带着一种不急不躁的温和。

阿碧转身找了几次，仍看不到同伴，不免心生不安和焦躁。阿文却轻轻开口，语调平稳：“不如我哋两个一齐行先啦，好唔好？”他的粤语特意放慢，怕她听不懂。阿碧愣了一下，只好点点头。

就这样，他们顺其自然地开始了两个人的一天。

世界之窗里的许多景点，阿碧根本不熟悉。当时的阿碧，对世界的认识仍停留在课本与新闻里，像隔着一层薄纱，知道却不真切。而阿文却像她的私人小导游，每走到一个景点都会停下来，耐心地讲故事：巴黎铁塔的诞生背景、埃及金字塔的地理与文明、美国总统山的历史。

他说得很慢，每句语尾都带着轻轻的上扬，像是在确认她有没有跟上。阿碧的粤语程度还不能自由对话，她偶尔跟不上节奏，不知如何回应。阿文看到她沉默，便从背包里掏出纸笔，把关键词写下来，甚至画上小小的图示。阿碧从他的眼神、语气，以及笔尖在纸上轻轻滑动的方式里，感受到了不带任何目的的真诚。

就在这样一个浓缩世界里，阿文带着阿碧，走向了一个真正辽阔的天地。

他们在法国区的小道上互相拍照，在金字塔的阴影里避暑，在荷兰风车旁的草地上坐了很久。整个过程，没有试探，没有暧昧，却异常轻松自然，语言从未成为他们之间的障碍。真诚，让两个陌生人，在短短一天里便成了知己。

夜幕慢慢吞没景区时，灯光陆续亮起，人潮渐渐散去，只剩潮湿的空气和轻柔的晚风。阿文陪着阿碧走出大门，两人都没有提起要去找失散已久的伙伴。不是刻意，只是那一刻，他们都觉得——不急。

在公交站，昏黄灯光落在阿文的镜片上，折射出他眼里的温度。就在那一瞬，阿碧忽然意识到：这是她来到深圳后最开心的一天。不是因为游玩，而是因为第一次，有人愿意用耐心和真诚，为她打开一个更大的世界。

那天之后，阿文每星期都会从香港来深圳。没有承诺，也没有任何亲密的言语。每次在罗湖口岸分别时，他都会轻声说出下次来的时间和见面地点，还会写在纸条上，生怕阿碧听不清。而他每一次，都准时出现。

他们常常去港式茶餐厅，一边品尝着虾饺、肠粉、特色点心，一边聊起彼此的生活——阿文分享他的香港日常，阿碧诉说自己的成长经历。两人因生活背景与文化差异，对彼此都怀着好奇，有问不完的问题，聊得不知不觉就过了一个下午。

阿文有时会买一些学习粤语的书给阿碧，还会耐心教她粤语的发音规则，纠正声调、解释词义。阿碧每学会一句，他都会露出温和的笑容。

慢慢地，阿碧的生活因阿文悄然改变：周末不再空荡；街道变得有色彩；她开始主动学习粤语，也开始了解香港的历史与文化，在不知不觉间，融入了一种自己从未触碰过的生活方式。

阿碧不再是不合群的小鸟。她和阿洁的目标越来越接近——学习粤语、练习英语，成了两个女孩共同的动力。

“世界之窗”不仅是阿碧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打开她人生理想的大门。那时的她还不知道，和阿文的这段缘分会把她带往何处。但她隐约明白：人生有些路，是走着走着才会清晰的，就像那天的迷路，是为了找到更好的路。

22 繁华里隐藏的不忍

自从阿碧和阿文在世界之窗相识后，周末成了他们在城市的繁华中悄然划出的安静一隅。那份不张扬的温暖，让人几乎忘了，在这明亮喧闹的表面下，还藏着一些不忍，等待被撞见。

两人的周末节奏简单：在罗湖关口外找一家茶餐厅，点两份点心、一壶茶，随意聊天，看着窗外车流与人潮缓缓流动。茶后便沿着深南东路走到东门步行街。

年的东门满是商铺，嘈杂声与人群交织在一起的繁忙景象。各种高低档产品，琳琅满目的商铺；叫卖声、店内的流行歌、机的“ ”声混成一片；还有游客、做生意的人、追梦的年轻人交织其中，拥挤得几乎挪不开步。但在这片嘈杂里，阿碧和阿文并肩行走，偏偏能生出一点难得的安宁。

一个特别温暖的周六下午。阳光落在深南中路的人行道上，金灿灿的，像是给城市铺了一层柔和的薄毯。阿文说着笑话，阿碧轻声应着，两人走得很慢，好像并不赶路，只是贪恋这份片刻的从容。

就在此时，一个瘦小的身影突然蹿到他们面前。小女孩头发乱蓬蓬，穿着一条不合身且磨破边的长裙，脚上是一双大了半码的塑料凉鞋。她怯怯地举起一朵快要枯萎的红玫瑰，眼中亮亮的、混着期待与小心：“哥哥，买朵花送给这个姐姐吧。”声音细得像随时会断的线。

阿文愣了一下，摸摸口袋，递给她十块钱。小女孩接过钱，郑重地行了个小礼，然后转身离开。

没想到，只过了片刻，四面八方突然冒出更多的孩子——左边几个举着花，右边几个拖着旧布袋，前面几个孩子“扑通”跪在路上，把花举得高高的。他们稚嫩的声音带着哭腔，一遍遍恳求：“哥哥，买一朵花送给姐姐吧。”

街上的喧闹仿佛被按了静音键。音像店的歌声、摊贩的吆喝、人群的嘈杂，都退到远处，只剩下一层压得人心口发紧的沉默向他们围拢。

阿文被伸来的小手、枯萎的花束和潮湿的眼神包围，进退两难。他想给钱，又怕招来更多孩子；想拒绝，又怕伤到孩子心里最后的期待。他的表情僵住，那是一种成年人面对现实的窘迫——在繁华面前突然撞见生活的粗粝，手足无措。

阿碧心里猛地一紧，下意识上前，冲孩子们吼道：“走开，不要挡着他的路！”孩子们仍不肯散去，有的甚至抓住阿文的衣角。直到阿文大声吼道：“走开”。他们才突然像被风吹散的小纸片般跑开，瞬间消失在人潮与街角阴影里。

这些孩子不知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驱赶，却仍一次次冲向情侣们，动作熟练得仿佛被训练过。也许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游戏。

街道很快恢复原样。歌声、叫卖声、人声重新喧嚣起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两人已回不到之前的轻松。阿文沉默着，刚才的窘迫仍在心头盘旋。阿碧也没说话，只是想着那些孩子的来历：他们的父母是否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深圳过着怎样的日子。

走了很久，影子被夕阳拉长。阿碧想说点什么，却又觉得此刻的沉默，比任何一句话都诚实。

过了好一会儿，阿文低声问：“刚才……是不是不该给那十块钱？”

阿碧摇头：“不怪你。”

那不是怜悯，也不是厌烦，而是一种无力——像是城市飞速生长的缝隙里，突然裂开一角，让他们看到霓虹背后那些艰难：被时代裹挟的渺小生命，悄无声息。

从那天起，那一幕像一块小小的暗影，深深印在记忆里。他们第一次明白——有些善意，只能藏在心里；而有些无力，也只能慢慢学着接受。

23 无意中种下的种子

在无意中种下的种子，在不知不觉中开花结果。

阿文和阿碧在一起，已经过了几个月。感情慢慢稳定下来，像水流进入平直的河道，不再频频回望。那种四处张望、不断比较的状态，不知从何时起逐渐消失。生活开始有了朦胧的走向，不必急着辨认，只等时间往前推着，方向自然会一点点清晰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浮现在阿碧的脑海里。那句话并没有带来什么激励，更谈不上启示，却像一颗早已埋下的种子，在此刻悄然发了芽。于是，她和阿洁决定去深圳大学报读英文班。

这个决定本身并不特别。既不是为了逃避现状，也不是被某句话推动。只是觉得，在等待的日子里，应该做些真正有用的事情。学到的知识会留在脑中，不会随着环境变化而轻易流失。与其反复设想未来，不如把当下的时间，用在值得投入的事情上。

她们报读的是半日制的英语专业初级班，上课时间从早上八点半到中午十二点。

第一次走进深圳大学的校园，阿碧心里涌起一种久违的安定感，这里没有急促的指令，没有不断催促的焦虑，也没有一失误便可能被淘汰的紧张。校园宽敞而安静，草地上常常坐着一群群在交谈的学生，路上来往的人多半手持书本，不论学生还是老师，神情都显得从容而笃定。

班上共有二十多名学生，背景各异，却有着相近的处境——都在深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可能。有人在酒店轮班工作，下了夜班仍赶来上课；有人等待去香港或出国，趁着空档提升自己；也有些女士，在男友的支持下生活尚稳，却仍选择走进教室。

这里很少有人迟到。大家都清楚，这样的学习机会并不容易。老师讲课循序渐进，并不刻意取悦学生。语言学习难免枯燥，课堂却始终安静，笔记声此起彼落，生怕错过任何一处细节。

每逢外籍老师上课，大家都格外认真。为了把一句话说完整、说准确，下课后总舍不得离开，围着老师练口语，绞尽脑汁地把学过的词汇一个个找出来，只为多说几句、多练一遍。

有一次，来了一位美国女教师。她长得十分漂亮，蓝色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肤，穿着时髦大方。一下课，同学们便把她团团围住。大家对她充满好奇，七嘴八舌地询问她的家乡、生活和来中国的经历。结果聊得太投入，竟耽误了她下一堂课。

第二天，系主任特意来到教室，提醒全班同学，下课后不要再占用老师的休息和备课时间。

可那几个特别好学的同学并没有因此放弃。此后每到下课，他们便跟着老师一起走出教室，一边聊天，一边陪她走到下一间教室或办公室。既能继续练习英语，又不至于耽误老师上课。大家这才算“放过”了这位外籍老师。

阿碧上课一向认真。她总提前到教室，坐在最前排，只求把每一句话听清楚。日复一日的学习，让她重新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踏实。她并不是为了某个遥远的理想坐在那里，也不是想向谁证明什么，只是渐渐意识到，此刻所学的每一点内容，都是一把能够慢慢打开眼界的钥匙。

中午下课后，学生们各自散去。有人匆匆赶去上班；有人结伴闲聊，很快消失在校园角落。阿碧和阿洁则放慢脚步，常常在学校食堂吃完午饭，沿着草地走几圈，再转进图书馆。

午后的图书馆宽敞而安静。她们一坐，往往就是整个下午。随意挑一本书，翻开之后，时间便在不知不觉中流走。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事情等着处理，只是安静地坐着，看书。后来阿碧已记不清自己读过哪些具体内容，却始终记得那种全然投入其中的感觉。

偶尔抬头，窗外的人影渐渐稀疏，夕阳沉进远处的树林。她们这才起身，往大学食堂吃晚饭。不赶时间，也不催行程，一路走，一路聊，等回过神来，已到了巴士站。

在那段日子里，阿碧真正体会到，在闹市之中，生活并不一定要忙碌奔波。若能为自己留下一段安静的时空，有节奏地踏实地走完一天。

那一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转折。没有决定命运的选择，也没有显眼的变化。只是多年后回望，阿碧才意识到，正是在那些不被注意的日子里，她已经为自己的人生，悄悄种下了一颗终会开花的种子。

第四章 岗厦岁月

24 安静里的危险

危险往往潜伏在日常的安静里，人一旦松懈下来，它便悄然出现。在城市的繁华与阴影之间，安全、生存与欲望彼此牵连，很难保持一种稳定的平衡。

阿碧从原先与阿洁、阿英合住的房子里搬了出来。他们之间并没有冲突，只是时间久了，三人有各自的生活节奏，疲惫在日常中累积。她一直想要的独立空间，终于成了现实。为了方便往返深圳大学，她在岗厦村租下了一间套房。

岗厦的村屋紧邻深南大道，交通便利，无论去市区还是往南山方向，都很方便，旁边就是深圳大学的教职工宿舍。阿碧十分满意这个位置，便在此租了一间顶楼的一房一厅，房子不大，新近装修，干净而简单。最令她满意的是光线。推开窗，对面的屋顶几乎近在眼前，挡不住白天洒进屋里的光亮，室内安静通风。夏天时，窗一打开，凉风便穿堂而过，甚至不必开冷气。

窗外还有一处宽阔的平台。与城市里许多密不透风的居所相比，这里显得难得的开阔与独立，也让人不自觉地放下戒备。

这一带密密麻麻的农民房，被称作“握手房”。楼与楼之间的间距不足一米，抬头望去，只能看到头顶窄窄的一线天。也正因位置便

利，租客始终众多：有港人为在内地生活的家属租住，有深圳的打工一族，也有一些怀揣梦想、暂时无处落脚的流动者

空间逼仄，人群复杂。主巷里，电动车、行人和摊贩常常交错而行，彼此牵制。支巷更窄，只容一人侧身通过。抬头时，蜘蛛网般缠绕的电线遮住了天空，零碎的阳光从缝隙间落下，在地面投出斑驳的光影。

搬进去的头几天，阿碧的心情出奇地平静。这里仿佛是繁忙深圳中的一块缓冲地。回到屋里，关上门的那一刻，身体会不自觉地轻松下来。终于不用再小心翼翼，担心碰坏别人的东西，也不用在灯下压低说话的声音。那种只属于自己的安静，让她很快适应了独处的生活。

每晚从大学回到家，打开门，便把书包顺手搁在窗台下的沙发上，仿佛把一整天的重量一并放下。第二天早上，再顺手拎起，挂在肩上门。这个动作无需思考，已成习惯。她对这个空间，几乎没有防备。

那段时间，阿碧的生活正慢慢进入一条稳定的轨道。清晨醒来，她总会推开窗，深吸一口窗外的空气，看看光线是否落在对面的屋顶上。

直到这一天，她在无意间注意到，对面的屋顶上摆着一个黑色的包。的标志在晨光下格外醒目，拉链半开，几张纸被风吹散在水泥地上。她多看了一眼，只觉得有些熟悉，却并未在意，仍像往常一样洗漱、换衣，准备出门。

临走前，她弯身去拿书包，却发现沙发上空无一物。她站了一会儿，又低头找了一遍。屋子不大，没有多余的角落。就在这时，她忽然想起窗外的那个书包，重新走到窗前，再仔细看了一次。

那已经不是“像”了，分明就是她每天背在身上的那一个。

心一下子急了起来。她来不及多想，穿上拖鞋就往外跑，冲上对面的楼顶。那一步其实很近，近得有些荒谬，可在奔跑的那段时间里，她却感到一种久违的慌乱。那个书包，她每天背着，从教室到图书馆，从校门到公交站，装着课本、笔记、证件和钱，也装着她此刻在深圳生活的全部需要。

她把书包抱在怀里，回到屋中坐下，慢慢检查里面的东西。书本还在，作业本还在，连那支常用的笔也没有少。只是钱包里原本不多的现金，一分也没有留下。

她没有出声。窗外的楼依旧那么近，近到仿佛连蚂蚁行走的轨迹都能看清。她突然明白，那个拿走钱的人，大概也只是想尽办法在这座城市里活下去。他只拿走了自己需要的，其余的，又原封不动地留下。

这一刻，她既没有愤怒，也谈不上感激，只是默默记住了一件事：从此记得锁窗、锁门。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阿碧刚关掉灯，正准备入睡，窗外忽然传来细碎的响声。她轻轻起身，走到窗前，从窗帘缝隙中望出去，看见几个人在狭窄的楼与楼之间穿梭。

他们脸上蒙着黑布，手里握着铁钩，脚踩在窗台上，先撬开窗，再用细长的钩子将屋内的东西一件件勾出，迅速递给同伴，随后从另一扇窗消失。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声响，动作熟练而冷静，显然已重复过无数次。

阿碧站在暗处，看着这一切，心里并没有惊叫。她清楚，这些人同样是在为生存冒险。只要稍有失脚，身体便可能坠入楼宇间那道几乎看不见底的缝隙，生命也许就此被城市吞没。

那一刻，她对安全、生存与欲望有了更复杂的认识。城市的繁华与阴影始终并行，白昼与黑夜彼此交错。有人在安静中放下防备，也有人在失衡之后重新警觉。或许，唯有当安全不再受威胁，生存得到基本保障，欲望才会慢慢退居次要。

25 不警觉的时候

人们往往是在最不警觉的时候，遇到那些你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

自从阿碧发现自己的书包躺在隔壁的楼台后，便格外小心。每天临睡前，她都会逐一检查门窗，确认全部锁好，才肯上床。这个动作反复进行，像是一种仪式，把不安留在门外。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家里再没有丢过东西，生活恢复了安定。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偶尔还会听到窗外传来细碎的声响。掀开窗帘，在昏暗的灯光下，能看到几个人影，像“蜘蛛侠”般，借助铁栏，在狭窄的握手楼之间来回穿梭。他们动作熟练，几乎不发出声音。

阿碧渐渐相信，只要门窗锁好，就不会有问题。这个念头一次次被验证，最终变成了确信，也不再担心窗外发生的事会影响到她。

那天清晨，天刚亮，窗外仍是一片灰白。她起床后照常开窗，凉意扑面而来。洗漱完，她推开后门，走向阳台，准备收昨晚晾晒的衣服。门一推开，她愣住了——外面异常明亮。那不是清晨的光，而像是少了某种遮挡后突然暴露出来的空荡。

她低头去拿衣服，发现明明已经晒干的衣服上，竟然多了一些灰尘。她有些纳闷，又抬头看了一眼，这一眼，让她整个人僵在原地。

阳台边，那一排原本整齐坚固的铁栏杆，不见了。不是歪了，不是松了，而是全部消失了。她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反复走近、后退、再看。走到阳台边，只要一步踏空，下面是二十多米的深度。后果，她不敢想象。那一瞬间，大脑一片空白，连“被偷了”这几个字都来不及浮现。

那些铁栏杆很重。她想起隔壁安装铁栏时，几个工人从白天干到傍晚。焊铁声刺耳，火花四溅，楼下的人都抬头张望。那是需要体力、经验和技术的活。而现在，它们在一夜之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没有敲击声，没有火花，没有任何惊动人的迹象。仿佛有人早就摸清每个连接点，知道如何拆、如何运，在黑暗中配合得严丝合缝。想到这里，一阵寒意慢慢爬上来。

那一刻，她忽然意识到，这件事不是小偷能做的。那不是慌乱的盗窃，而更像一项被反复演练过的技术活。那些人，一定受过专业训练，懂结构、懂受力、熟练工具。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本可以在白天，在阳光下，用同样熟练的双手，换取一份稳定的收入。可这些技能却被用在这样危险、用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夜里。

一旦这些人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防护是真正可靠的。那些普通人眼里的保险防卫的铁栏杆、铁窗、铁锁，在他们眼里，只是等待拆解的构件。

阿碧自己以为的安心，不过是一种错觉。她防备的，是有声响、有痕迹的危险；而真正不可防的，是那些安静、熟练、被现实推到黑夜中的人。他们不是“超人”，只是白天没有被需要的人。

房东得知后同样受惊，生怕吓走这个一向安分守信的租客，立刻联系焊接师傅。没过几天，新的铁栏杆重新焊好，一切恢复原样。那一夜铁栏消失的事，很快被焊点和铁锈覆盖，只像一场惊险而真实的梦。

此后，阿碧仍然会在睡前锁好门窗，只是心里再也没有从前那样安定。她开始明白，危险未必出现在你以为安全的地方；许多意外，

正是在你自认万无一失时悄然发生。福与祸，往往并不分明，也无需铺垫。

有时，她也会想起那些夜行的人。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在黑暗中谋生。她无法评判，只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将这身技术，用在更安全、更明亮的地方，为自己，也为他人，换取一份安稳。

26 楼梯上的惊魂

人们总以为危险来自远方，来自黑夜，来自陌生的角落。很少有人准备好面对另一种可能——危险其实离生活很近，近到几乎无法察觉。

那天原本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得知阿文要来深圳看她，阿碧心里不由得轻快起来。放学后，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学校停留，吃过午饭，在校园里随意走了走，便提前回家。一路上脚步轻松，甚至不自觉地哼起了小曲。

在岗厦站下车，再走几分钟就到家了。这条路她来来回回走了无数次，早已不再留意周围。那天只觉得天气闷热，一心想着快点回去冲个澡、换身衣服，等阿文过来。那时还没到下班时间，路上行人不多，显得有些空旷。

她走到楼下，掏出钥匙，打开铁门，进了楼。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不知从哪里突然窜出两个男人，贴着她的脚步一同进了门。她甚至来不及回头，看清他们的样子。

才上了两级台阶，身后猛地一紧。一个男人从背后贴上来，一只手死死捂住她的嘴，几乎让她无法呼吸，另一只手反扣住她的双臂，将她牢牢控制住。另一个人迅速伸手，抓住她脖子上的项链，狠狠一扯。

本能在瞬间被激发。她拼命想喊，嘴巴却被那只手完全封住，发不出一点声音。她却清楚地听见某个房间传来谈话声，平常而安静，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她用力挣扎，却完全敌不过对方，身体被压制着，只剩下急促而断碎的呼吸。那一刻，她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无助。

楼梯间狭窄而昏暗，急促的脚步声、粗重的喘息声混在一起。拉扯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那条项链，是母亲留下的唯一纪念，终究断成了两截。那人攥着其中一段，转身就跑，脚步凌乱，很快消失在铁门外。

前后不过一分钟。可对阿碧而言，时间却仿佛被拉长了。楼道的阴影，贴在身后的重量，空气被夺走的窒息感，发现求救无人时的绝望，一股脑儿涌了上来。她忽然明白，电影里的恐惧，并非虚构，它真的会在现实中降临。

很快，控制她的那个人也松了手。脚步声在楼梯间回响几下，一溜烟就消失了。

一切恢复了安静。阿碧站在楼梯上，很久没有动。身体仍在发抖，心跳却快得失去节奏。她低头，看见断掉的项链还挂在脖子上，另一

段已不知去向。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刚才的一切已经结束，自己还在呼吸。

楼梯依旧熟悉，铁门紧闭，光线昏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短短一分钟，已经在心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

那次之后，她意识到，有些地方看似离“家”只差一步，却并不会因此更安全。后来回想，那是白天，是下午，并非深夜。她没有走偏路，没有停留，也谈不上疏忽。只是回家，只是进门，只是走上那几级熟悉的楼梯。

她没有再反复讲起那件事。只是那段记忆被妥善地放在心里，既不张扬，也难以遗忘，还经常提醒她，在城市里行走，需要的不只是向前的目光，也要对身后的世界保持清醒。

27 安稳的日子

生活像一条流动的河，河水无论遇到怎样的起伏，都不会长期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阿碧住在岗厦那间小套房不到一年，便接连遇到几件让人不安的事：书包莫名其妙地出现在隔壁露台，阳台的铁栏杆一夜消失，而那次发生在楼梯间的经历，则让她意识到，这里已经无法再让人安心住下去。那并不是恐惧持续存在，而是一种隐约的感觉——她无法再安然打开那扇铁门。

房东比她想象中要细心，察觉到她的不安。没过多久，便主动提出，让她搬到三楼去住。那是一套两房一厅的大单位，隔壁就是房东一家，人来人往，总能照应得到。这份善意来得朴素而直接。阿碧没有多犹豫，便答应了。

搬到三楼以后，生活的尺度明显改变了。房子大了许多，光线也好。她在客厅隔出了一半，做成画室；另一间房则转租给别人，经济上的压力也随之减轻。那是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住处”不再只是落脚之地，而是可以慢慢安顿生活的空间。

那段时间，她的日子变得充实而稳定。上午去大学上课，下午回到家画画，时间被清楚地分配着，生活显出明确的节奏。画画时，她常常一坐就是半天，外面的城市喧闹仿佛与她无关，那些不安与惊悚的往事，似乎也成了梦幻，逐渐淡去。

她的好朋友刘畅，也在那时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一所学校担任美术老师。课余，他接些零散的绘画工作，为酒店画装饰画，也替公司设计广告，并顺势把一些机会介绍给阿碧。两人的生活由此逐渐交织在一起，常结伴看画展，或外出写生。因为共同的兴趣，日子过得踏实而具体。朋友之间不必多言，只是在彼此的生活里，并肩走着。

那时，与阿碧情同姐妹的阿洁，也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她和阿唐结婚了。阿洁来自新疆，原以为申请香港定居并不容易，却出乎意料地顺利。不久，她便移居到香港，开始新的生活。她常去那里的画廊走动，把接触到的一些与绘画相关的业务转给阿碧。初到香

港，除了丈夫，她几乎没有熟人，便常常回深圳，把阿碧的家当作自己的落脚处，与她倾吐心事，说起适应新环境的挑战与困惑，也谈及对未来的打算。

阿碧的生活视野由此展开。原本在校园与住所之间往返的日常，开始向更远处延伸。绘画不再只是兴趣，也逐渐成为一项能够带来稳定收入的技能。她对香港的印象不再停留在想象之中，仿佛与那座城市的距离，被悄然拉近。那时的阿碧并没有刻意对未来作出规划，只觉得当下的生活已经足够安稳，便顺着这些变化，一步步往前。

只是每次与阿洁聊天，她的话语里总夹带着一种不言明的催促——结婚、去香港，像她现在这样，似乎才是一条前途明朗的路。阿碧听得出来那份关切，却始终没有回应。她知道，这一步一旦迈出，生活便不会再如眼前这般舒心而确定。

回头再看，那是一段并不起眼的时光，没有剧烈的起伏，也没有惊人的转折。日子平稳而有序，精神、物质与情感，恰好维持在一种相对的平衡中。这并非因为外界忽然变得安全，而是阿碧在生活的推移里，学会了调整心态，接纳那些未曾预料的变化。没有惊喜，也没有惊悚的日子，反而显得格外安稳而踏实。

第五章 打开另一扇窗

28 蛇口的周末

日子渐渐安稳下来，阿碧在深圳结识了更多的朋友。生活不再只是奔忙与彷徨，到了周末，她也尽量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与不同背景的人交往，在陌生的城市里，寻找那些尚未认识的新奇。

Annie 是其中一个。她刚从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在深圳大学当代课英文老师。虽然已经站在讲台上，可身上却还带着明显的学生气。说话轻快，神情轻松，很快就和班上的同学打成一片。她既是老师，又像同伴，也许正因为这样，她的英语听起来格外自然，不带居高临下的规范，也不显怯场。

课外的接触中，她们发现彼此有不少相同的兴趣，很快成了朋友。阿碧想多练口语，多接触真实的语言环境。于是到了周末，Annie 常带着她去蛇口。那里外国人多，咖啡馆、酒吧、码头一带，总能听到不同的口音交织在一起。语言从课本里走出来，成了一种必须被使用的交流方式。人们常说，语言如果不用，便会慢慢生疏。

Annie 英语好，经常有外国游客请去做向导。她从不推辞，反而乐在其中。阿碧也跟着一起，有时帮不上什么忙，只是站在一旁听着、看着。听力在那样的场合里被一步步推着往前走。没完全听懂的地方，只能借助表情、语气和场景去猜。猜对了，便松一口气；猜错了，也只能笑笑，再来一次。

有一次，她们遇到两位美国游客，计划在深圳游玩一天。游客对这座城市充满好奇，从高楼到街市，从街边小摊到人群密集的路口，一路拍照。看到不明白的地方，便停下来询问。Annie 用英文解释得清楚而从容，顺着话题讲起相关的生活背景。阿碧有时插不上话，便在一旁用随身的本子画下街景、摊位，或简单勾勒方向和场景，给游客提供更直观的补充。图画展开时，语言的不足反而不那么重要了。那天，大家心情都很好，一路走走停停，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

晚上，他们提议一起吃饭。Annie 想了想，带他们去了一家四川餐馆。她用英文介绍四川菜的特色，说到“夫妻肺片”时，两位游客先是一愣，随即笑得前仰后合，立刻点了一份。接着又听到“水煮鱼”，这名字听起来很清淡，味道或许温和，也要了一份。菜端上来时，红油翻滚，花椒和辣椒铺满表面，香气逼人。两位游客兴致高涨，吃得十分尽兴，盘子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连汤也喝得一干二净。

阿碧和 Annie 对视了一眼，一时分不清，是不是菜点少了，还是他们觉得味道太好。没过多久，两位游客开始显出不适，脸色发白，额头冒汗。他们以为食物出了问题，神情渐渐紧张，甚至提到是否需要去医院。她们不敢耽搁，急忙拦了车，把两人送回酒店。

他们住在蛇口的南海酒店，一家临海的五星级酒店。出于对夜里可能再生变数的担心，两位游客替 Annie 和阿碧订了一间房，说这样若有需要，也方便随时求助。

那是阿碧第一次住进五星级酒店。房间宽敞，地毯柔软，灯光柔和，连空气似乎都安静下来。推开阳台的门，眼前是一片展开的大海，

视线几乎没有尽头。阿碧和 Annie 都显得有些拘谨，不敢随意走动，像是误入了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空间。她们对周围的一切感到新奇，却也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这只是一场偶然的停留。

那一夜，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第二天清晨，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线光。阿碧醒来时，房间也十分安静，夜里的紧张仿佛已被潮水带走，只剩一种未被打扰的清晨感。她和 Annie 简单洗漱后下楼，两位游客已经恢复如常，精神看起来比前一晚轻松得多。那场不适，像是旅途中短暂的一段插曲。

临走时，他们把联系方式留给了 Annie，说如果她有机会去美国，一定要联系他们。Annie 笑着答应，那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阿碧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心里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那个周末之后，她记住的，并不只是那顿饭，也不只是那一晚。许多细小的片段留了下来——被喝光的水煮鱼，让人发笑的菜名“夫妻肺片”，还有借住一夜的五星级酒店房间。语言在其中反复被使用、被误解，又被重新理解，不同文化的人，在这样的交流中慢慢靠近。

29 英语俱乐部

认识 Annie 以后，阿碧发现，自己的世界慢慢向未知打开了一扇门。

起初只是些零散的变化。吃饭、聚会时，偶尔会有外国人加入，她多半坐在一旁听，听他们的语速，也听那些未必全能明白的句子。

慢慢地，她开始敢回应一两句，虽然简单断续，却不再像从前那样局促。语言不再只是书本上的句型，而成了一种交流的工具。

阿碧意识到，仅靠偶尔遇见，并不足以提升语言。她想寻找更多这样的机会。于是有个周末，Annie带她去了华强北路的一间英语俱乐部。

那里并不特别，借用一家员工餐厅，设施齐全：饮料柜台、卡座、圆桌，还有一块可作表演的空地。人不算多，却始终热闹。有人站着，有人围坐，说话间夹杂着笑声和不太流畅的英语。空气里带着一丝紧张的兴奋，仿佛每个人都在尝试跨过一道看不见的界限。

Annie在那里显然很活跃。她一进去就被人拉住，很快在场内走动，介绍彼此，提议小游戏，还不时上台主持。她的英语流利而自然，带着美式口音，光听声音，很难分辨是中国人。气氛在她的带动下变得轻松，她也帮助许多想提升英语的人逐渐建立起信心。

来这里的，多是从各地到深圳寻梦的年轻人。有人练英语，有人交朋友，也有人隐约怀着别的期待——或是工作，或是出国，或只是想靠近更宽广的世界。未必人人流利，但都有一股热情，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有时也会有人带外国朋友来。一旦出现，场面便立刻变化。人们自然围过去，一圈又一圈，尽量在短短几分钟里说上几句话，像是在检验自己这段时间的努力。那些结结巴巴的话语里，有紧张，也藏着期待。

来多了，阿碧渐渐明白，这里不只是练英语的地方，也像一个被放大的舞台——语言、外表、背景，都容易成为被注视的焦点。

有个周末，她和阿洁一同去了俱乐部。那天她们没有挤进最热闹的人群，而是在一旁遇到两位从加拿大回来的香港人。他们看起来与旁人并无差别，却说着西方口音的英语，听不懂普通话。没有人特意围着他们，他们也只是安静坐着，偶尔与人简单交谈。

阿碧和阿洁与他们聊了起来。一开始并不容易。她们试着用零星的粤语，对方也努力回应；转到英语，句子又变得断断续续。有时说不清，就用手比划，或直接写在纸上，但对方不认识中文字，只能笑着再解释。误会难免，但没人介意。来这里的人，本就不太在意内容是否真实，更像是在练习表达。大家仿佛回到孩童时代，在交流中获得乐趣，也不再拘泥于对错。

错误常有，停顿也难免，但没有人因此退缩。聊得久了，话题渐渐自然起来——谈他们在加拿大的生活，对香港与深圳的印象。阿碧发现，当注意力不再放在“说得对不对”上，反而更容易理解对方，也更容易表达自己。

接下来的几个周末，他们几乎都会在那里见面。没有约定，只是时间到了，自然相遇。谈话渐渐顺畅，偶尔还能开几句简单的玩笑。那种熟悉感，并非一瞬生成，而是在一次次略显笨拙的交流中慢慢积累。

阿碧渐渐觉得，语言本身变得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对方是否愿意停下来听你说完，你是否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理解。

后来有一天，他们提起，很快就要回加拿大了。语气很平静，像顺带一说。阿碧点了点头，也没有太多反应。在这座城市里，离别并不罕见，人们来来去去，聚散显得自然。

再过一个周末，他们果然没有再来。

俱乐部依旧热闹，新面孔不断出现，也有熟人不再出现。Annie仍在场中忙碌，笑着与不同的人交谈。围着外国人的的人群，依旧聚了又散。

阿碧站在人群中，沉默着。忽然之间，她明白了——那段时间里，她学到的，也许并不只是几句表达。更多的是：从不敢开口，到愿意尝试；从拘泥于准确，到相信交流本身。那些短暂的相遇，也让她渐渐学会，不再计较时间长短，只去问自己，是否珍惜过那一段同行的时光。

30 学习电脑提升能力

那段不断加码的日子，像是在暗处缓慢积水的过程。水并不显眼，却一直在缓缓上升。阿碧后来也说不清，那股推动她往前走的力量，究竟从哪里开始。

她并不是一个从小就目标清晰的人，也谈不上有什么长远的规划。来到深圳之后，她更像是被时间裹挟着向前，一天接着一天，很少停下来细想。她只是隐约感觉，一旦停下，就可能被这个城市甩在原地。

最初，她把希望放在英语上。在那个年代，英语像一道门。许多人相信，只要推开这道门，生活就会出现另一种可能。她也愿意相信这一点。为了争取哪怕微弱的机会，她每天抽出几小时学习英语，也尽量寻找开口的机会。但学了一段时间后，她慢慢意识到，英语或许能把人带得更远，却很难让人马上站稳。

深圳的现实简单而直接。找工作时，很少有人问你的理想，只会问现在能做什么。除了有一点绘画基础，她几乎没有其他可以拿出来能力。与此同时，身边的变化已经在发生——原本依赖手工的工作，逐渐转向电脑，而她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街头的电脑培训广告随处可见，电脑基础、系统安装、办公软件、图形设计，被一块块招牌写得很具体。有一次，她经过一家培训中心，在门口停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她看到一排排亮着的屏幕，年轻人安静地坐在那里，专注地盯着显示器，手指在键盘上移动。那种安静和投入，让人感到，他们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她站了一会儿，便走了进去，报了名。

课程很快就开始了。老师按照每个人的程度安排内容。她从最基础的部分学起——开机、关机、打字、文件管理。对别人来说再自然

不过的步骤，她却需要一点点摸索。有时一个细节记不住，她就重复做几遍，直到熟悉为止。

当时的电脑配置并不理想，机器老旧，软件有限。最初，她只是带着一点新奇，观察别人如何操作，对屏幕后面的结构几乎没有概念。

一次偶然，让这种感觉发生了变化。坐在她旁边的阿芳，不小心把机箱侧板碰开了。原本封闭的内部忽然暴露出来，主板、线路、插槽一一显现。那一刻，电脑不再只是屏幕上的反应，而成为一个可以拆解、可以理解的实体。

阿芳没有声张。她看了一会儿，见没人注意，便动手把板卡一件件拆下来，又按原样装回去，然后回到屏幕前测试。动作还有些生疏，但很专注，更像是在学习一门手艺，而不是简单的操作。

过了一段时间，阿芳竟然学会了自己组装电脑。她约阿碧一起去华强北电子市场，在一排排柜台之间挑选 CPU、主板和硬盘，逐一比较、讨价还价。狭窄的通道、堆叠的零件、嘈杂的人群，共同构成了一种属于那个时期的市场气息。

每当一台电脑成功组装、顺利开机，她们都会有明显的兴奋感。那是一种可以被验证的成果。甚至一度，她们还动过开培训班的念头。

但阿碧始终没有真正投入到硬件中去。她逐渐感觉到，硬件是相对稳定的，一旦掌握，变化空间有限。相较之下，她更愿意接近那些可以表达的东西——图形与文字。于是，她把重心转向绘图软件。

最初接触 AutoCAD 时，她依然有些不适应。线条、坐标、图层在屏幕上不断叠加，一时难以建立整体的理解。老师在前面操作，她跟着做，常常慢一拍，有时甚至跟不上节奏。她没有停下来。每一步都认真记下，再反复练习。一张图往往要重画几遍，只要某个细节偏差，她就重新开始。

Photoshop 又是另一种经验。图像、颜色、效果，每一个步骤都会带来新的变化。起初她只是机械地照做，慢慢地，也开始理解其中的逻辑。当一张普通的图片经过处理发生变化时，她心里会浮现出一种难言的满足感。

来学习这些软件的人，大多有绘画基础。有些出自美术院校，也有人已经在设计公司工作。她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兴趣相近的人。课后，她们会一起讨论手绘与电脑绘图的差别，也会谈及各自的工作经历。

那些交流，使一些原本模糊的方向逐渐清晰。随着对软硬件的熟悉，她开始重新判断自己的能力。英语、电脑基础、绘图软件——单独看，它们都不系统，也不完整。但当这些经验彼此叠加时，一些变化已经在发生，只是当时还不明显。

后来，她开始寻找与电脑绘图相关的工作。不久，她进入了一家设计公司。生活的节奏再次被调整。那份工作，在当时看不出明确的终点，她只是边做边学。

很多事情，在发生之时，很难判断它的意义。那些零散的努力，看起来彼此无关，更像是在暗处一点点积水。水位缓慢上升，不被察

觉。直到有一天，它已经足够托住一只船，人也因此有了离开原地的可能。

第六章 谋生与选择

31 第一份电脑绘图工作

来深圳已有三年多了，阿碧一直在寻找，却说不清要落脚何处。她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顺着感觉前行。一路上，她对一切实用知识都产生兴趣：学粤语沟通，学英语拓展边界，摸索电脑组装与绘图，也练习打字。那些看似零碎的学习，渐渐成为她在这座城市立足的依凭。

随着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她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信心，也开始认真考虑找一份与电脑相关的工作——那正是当时最热门的行业。

一次在华强北闲逛，她看到路边一块简单的招牌：“打印广告、建筑图纸、修改图纸及各类电脑设计，请上二楼。”几行不起眼字却让她好奇地上了楼。只见门口一位打扮时髦的中年女子正坐着喝茶，来往的人都叫她“老板娘”——神情从容，待人熟络干练。听说阿碧来找工作，简单聊了几句，便对她产生了兴趣——会硬件，会打字，也懂绘图。老板娘爽快地说：“我们正需要请一名员工，你明天来试试吧。”

老板娘一边说，一边带着阿碧进了工作室。里面摆着几台电脑和一台大幅面打印机。两个员工正忙着画图、出图，机器声不断，气氛严肃。老板娘不时催促：“快点儿，一会儿客人就要来拿图纸了。”

阿碧看到角落有一台空着的电脑，心里一动，隐隐觉得，那或许就是留给自己的位置。

这间小店规矩不多。老板娘守在门口，负责接单和收钱，具体工作全靠员工完成。起初，阿碧只是改图，很快就需要直接面对客户，甚至谈价。

老板娘并不细究每一单的具体难度和所需时间，只能凭员工的经验和机器的顺畅来判断。客人上门，问需求、谈价格、画图或修改、再打印出图，流程清楚，简单的，客人常常等在一旁；复杂的，回头再取。员工们几乎难以挤出吃饭时间。打印机卡纸时，要处理，电脑变慢时，要检查，有时还要装驱动、修故障。没人教，做错了就改，改过就记住了。所有能力，都在处理问题中一点点积累起来。

几个月下来，阿碧逐渐熟悉整个流程，从接单，改图及设计到出图，心里开始有数。原本的慌乱慢慢变得有序。她也学会与客户周旋，判断需求轻重，拿捏价格分寸。许多原本模糊的界限，在反复试探中变得清晰。在这里工作，她感到十分踏实——所学终于有了用处，也换来了信任。

慢慢地，熟客多了。有些人开始绕开老板娘，直接找阿碧，在家画图、改图，再带回店里打印。她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白天在店里，晚上在家继续工作，但这些额外的付出，也带来了直接的收入。

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老板娘察觉到客源的流动，开始变得警觉。起初只是提醒——客人离开时会多说一句：“有事直接来店找我。”有时也当着阿碧的面重复，语气平常，却已有指向。再后来，规矩变得明确：不允许员工与客户私下交换联系方式，也不允许直接与客户沟通。店里的气氛随之收紧了许多。

当客户坐在电脑前讲需求时，老板娘经常会站在一旁看着，像是把关，也像是在划清界线。有些客户悄悄把名片夹进图纸里，想留下联系方式，但大多被她发现并收走。

监管越来越严，却仍无法阻断私下联系。有一次，一个客人来改图，把图纸递上就准备离开。阿碧展开图纸时，看到里面夹着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还未来得及反应，老板娘已经走过来，一把拿走纸条，语气严厉：“店里有规定，不可以给员工电话。”

客人看了看她们，没有争辩，点了点头，收回图纸离开了。那一瞬间，空气像停住了一样。阿碧感到一阵局促——事情并不由她决定，结果却落在她身上。

类似的事越来越多。客户在老板娘不在时留下电话，或低声说：“以后直接找你。”阿碧没有主动联络，也没有刻意回避。那时的她，对这些界限还不清晰，只觉得，对方是信任她的手艺。

直到有一天，事情被彻底摆到台面上。老板娘把她叫到一边，没有追问，只说了一句：“你不能再留在这里了，客人都被你带走了。”阿碧没有辩解。她早已有所预感，知道每件事都会有最后的结果。

她收拾好东西，离开了那间店。那一刻，她感到十分轻松，一段依附于他人的工作结束了，提心吊胆的日子过去了。接下来，要靠手艺独立支撑生活，虽然不可预知，却更加自由了。

阿碧虽然有些失落，可庆幸，又一次站在了新的起点，寻觅另一段不可预知的未来。

很多年之后再看，能力当然重要，它让人被看见，也让人被需要。但在一些环境里，被需要本身，也可能意味着另一种承担，甚至风险。事情的走向，未必取决于事情本身，更多时候，取决于关系、规则与所处的位置。走过这些，才慢慢明白：变化不可避免，学会接受，才能更从容地面对现实。

32 无情的老板

离开那家打印公司后，阿碧很快开始独立接活。修改图纸、绘制施工平面图、车位图、水管施工图，偶尔也接一些简单的室内设计。

每接到一份任务，她都认真对待，反复琢磨，尽力让每一张图纸都符合客户要求。凭着踏实肯干的态度，她渐渐赢得了客户信任，也积累了一批固定客源。

随着业务增多，阿碧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便把乡下的侄女阿霞接到身边。她手把手教阿霞使用电脑和 AutoCAD 绘图。阿霞常常通宵赶图，阿碧则一早检查修改，送图交货，再带回新的任务。

那段时间虽然忙碌，却充满希望。她常常想：“也许再坚持几年，我真的能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设计公司。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也许会对我另眼相看。”

梦想并不宏大，却足以支撑她日复一日地奔波。然而，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阿碧有绘画基础，也掌握了简单的电脑绘图技术，但对建筑结构知识却了解甚少。客户开始带她去施工现场，希望她独立完成设计图纸。她依然拼命钻研，可图纸一次次被退回。比例不准确、标注不规范，有些甚至无法按照图纸施工。

起初她有些不服气。“我明明已经很认真了，为什么还是不行？”

后来她渐渐明白，建筑图纸和绘画不同。绘画追求美感，而建筑图纸首先追求精准。画错一条线，现实中就可能出现无法弥补的问题。

她意识到，自己真正缺少的不是勤奋，而是专业知识。

为了跨过这道门槛，她决定进入专业公司学习。不久，她应聘到一家室内设计公司担任设计助理。

公司规模很小，更像一间夫妻经营的家庭装修作坊。丈夫负责外面的装修业务，妻子负责绘图。

不久，大部分工作都落到了阿碧身上。图纸要求异常严格，一张图纸往往要修改几十次，却没有人告诉她原因。

“这里不对。”“那里有问题。”这是她每天听到最多的话。

她一次次重画，一次次修改。深夜里，她盯着屏幕上的线条，心里反复想着：“到底哪里不对？”“如果不告诉我原因，我怎么学得会？”“难道真的是我太笨了吗？”越想学，越迷茫。

赶工的时候，她连续几个晚上没有睡觉。电脑屏幕泛着冷光，线条交错重叠，她改到后来连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样子。

走出门的时候，双腿发软，脚下像踩着棉花。可即便如此，她还是劝自己：“再坚持一下吧，也许明天就懂了。”“大家不都是这样熬出来的吗？”

然而一天又一天过去，她开始发现，自己只是在机械地修改，却没有得到真正的指导。她知道哪里被判定为“不对”，却始终不知道什么才是“对”。

渐渐地，一个念头在心里冒出来：“他们需要的也许不是学徒，而是一个不用付学费、也不用付工资的劳动力。”

想到这里，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她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人愿意教你。

可现实似乎并非如此。

终于有一天深夜，她望着屏幕发呆。眼睛干涩，肩膀僵硬。那一刻，她突然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学习，还是在消耗自己？”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电脑风扇的声音。她知道，自己该离开了。

第二天，她提出辞职。夫妻二人没有挽留，只淡淡地说：“你画的图纸都不能用，我们不给工资。”

那一刻，她心里一阵冰凉。委屈，愤怒，眼泪一起涌上来，但更多的是疲惫。两周的通宵和劳累，仿佛已经耗尽了她的力气。

她默默走出那间屋子，没有回头。清晨的街道空荡荡的，她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走。微风吹过脸颊时，她忽然对自己说：“没关系，这条路走不通，再换一条路。”“总有一天，我会找到真正能让我成长的地方。”

多年以后，阿碧依然记得那段经历。努力没有让她的技术突飞猛进，却让她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不是所有付出都会有收获，也不是所有机会都值得珍惜。

在人生最渴望进步的时候，人往往容易用时间、体力，甚至尊严去交换一个并不存在的未来。而成长，有时恰恰始于看清这一点。

33 寄给母亲的包裹

深圳的冬天总是来得很晚。街上的人依旧穿着单衣，阿碧常常想起家乡。每当下班回到出租屋，望着窗外清冷的月色，她总会想起父

母围坐在火炉旁的情景。她常想，此刻的母亲，会不会也正望着窗外的小路，盼着那个突然回家的女儿。

那些年，阿碧在深圳过得并不轻松。白天上班，晚上学习，为了完成工作常常忙到深夜。她一直相信，只要比别人勤奋一些，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可现实并不总如人意。努力未必立刻有回报，加班未必换来认可，工作的压力、生活的艰辛，以及老板的冷漠，常常让她倍感疲惫。

每当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她总会想起远在家乡的母亲，心里便又生出坚持下去的力量。

母亲一辈子守着那片土地，春种秋收，从年轻忙到白头。虽然识字不多，却有着那个年代农村妇女少有的见识和智慧。她把一家七八口人的生活操持得井井有条。家里再困难，也坚持让几个孩子读书。

那时候，村里许多女孩子读完小学便回家务农，母亲却总说：

“男孩女孩都一样，有机会就去读书，去外面看看世界，长长见识。”

也正因为这些话，阿碧才有勇气离开家乡，只身来到深圳。

离家越久，她越惦记母亲，尤其是在不顺心的时候。

每次走在街头，看见新鲜的小零食，她总会想到母亲。这个饼干妈妈可能喜欢，那个糖果妈妈大概没吃过。有时只是路边摊上的一包话梅、一袋瓜子，她也会顺手买下来。

今天买一点，明天买一点，攒满一大包后，再寄回家。

那时候交通没有现在方便，一个包裹常常要走上十天半个月。阿碧却喜欢想象母亲拆开包裹时的样子。那些零食并不值钱，却装着一个女儿满满的心意。

当年深圳还有许多卖香港旧衣服的市场。那些从香港运来的二手衣价格便宜，却十分时髦，有些看起来几乎和新的一样。

阿碧最喜欢在那里替母亲挑衣服。

母亲年轻时个子高挑，是村里有名的美人。即使常年劳作，身上依然带着一种利落大方的气质。

有一次，阿碧看中一件蓝灰色大衣。款式简洁，却十分精神。她拿在手里看了许久，越看越觉得适合母亲，便毫不犹豫买了下来。

过年回家时，她迫不及待让母亲试穿。

没想到，大衣穿上的那一刻，屋里的人都愣住了。

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母亲原本常年穿着旧布衣，在田里劳作惯了，可穿上那件大衣后，身材显得愈发修长挺拔，整个人精神又时尚。

邻居们见了纷纷夸赞：

“真好看！”

“像城里人一样！”

“哪像个农村老太太！”

母亲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不停整理衣角。

“别瞎说，我一个种田的老太婆，穿什么都一样。”

嘴上这样说，脸上的笑意却怎么也藏不住。

可后来阿碧发现，母亲平时很少穿那件大衣。它总是被整整齐齐地叠放在衣柜里。下地干活不穿，走亲戚不穿，连过年过节也舍不得穿。

每次问起，母亲总说：

“这么好的衣服，穿坏了可惜。”

几年后，哥哥在城里安了家。母亲第一次进城看望儿子一家。

出门那天，她特意从衣柜里取出那件大衣，认真拍去灰尘，又站在镜子前照了又照，仔细整理衣领。

那一天，她穿得格外精神。

后来阿碧才明白，母亲不是舍不得穿，而是舍不得随便穿。

她觉得去城里看儿子和儿媳妇时，应该体面一些。她不愿别人觉得儿子有个土气的农村母亲，也不希望儿媳妇因为自己而觉得难为情。

想到这里，阿碧心里一阵发酸。

母亲这一生，总是在替别人着想。

还有一幕，阿碧至今难忘。

那年冬天回家，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在院子里。几个孩子围在母亲身边，嘻嘻哈哈说个不停。母亲把阿碧寄回来的饼干、糖果和瓜子分给他们，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

阿碧看着有些心疼。

“妈，我买给你的零食，你怎么都给他们吃了？”

母亲笑着说：

“我一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

“这些孩子经常来帮我做事，还陪我说话。”

“给他们吃，我高兴。”

说完，她自己也剥开一颗糖放进嘴里，笑得像个孩子。

很多年后，阿碧依然记得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她曾以为，爱就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母亲。后来才明白，母亲收到这些东西后，又把它们变成了更多人的快乐。

那些零食，变成了院子里的欢笑声；那件大衣，藏着母亲对子女无声的体贴。

母亲没有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一生告诉阿碧：真正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分享；真正的体面，也不在于穿得多么光鲜，而是在任何时候都懂得为别人着想。

许多年后再回望，阿碧才发现，母亲留给她最珍贵的财富，不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而是宽厚、善良和无私。岁月带走了许多往事，却始终带不走母亲给予她的温暖与光亮。

第七章 人生的另一个挑战

34 命运的转弯处

人年轻的时候，总想战胜事业上的困难，证明自己的能力。后来会明白，事业上的挫折尚可重来，而生活中的许多考验，却让人无从选择，只能学着承担和接受。

来到深圳三年多，阿碧几乎把自己能想到的路都走了一遍。她在火车站替人画肖像，跑过报纸销售，画过广告画，做过电脑绘图，也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新机会。每当听说哪里有机会，她总想去试一试。

她不怕辛苦，也不怕失败，只怕自己不够努力。然而现实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每一次满怀信心地开始，最后都以失望告终。赚到的钱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有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完全得不到回报。

最初，她把失败归咎于运气不好，后来又怀疑自己能力不足。经历得多了，她才慢慢明白，人生并不是一场证明自己的比赛，而是一段不断经历和体验的过程。

那些年，她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渴望成功，渴望出人头地，渴望有一天能对家人和朋友说一句：“看，我做到了。”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她不得不停下来思考：成功究竟是什么？是赚很多钱？是拥有自己的公司？还是得到别人的羡慕和认可？

她始终找不到答案。但她知道，自己已经累了。她不想再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那些看不见结果的追逐里，也不想每天生活在焦虑和比较之中。她开始向往一种平静、踏实的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她决定与交往一年多的香港男朋友阿文结婚。

阿文并不是什么有钱人，也没有令人羡慕的事业。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香港公务员，有着普通人的收入和烦恼。但在阿碧最迷茫的时候，他始终陪伴在她身边，给予理解和鼓励。

他们没有摆婚宴，只是简单注册结婚。没有热闹的排场，只有几位亲近的朋友作见证。对于阿碧来说，这样已经足够了。

婚后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简单而平静。这是阿碧来到深圳以后，真正感受到最踏实的日子。

只有在平静和安稳的日子里，一个人才有机会停下来思考自己走过的路。阿碧十分珍惜这段难得的时光。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份生活日程表：上午学习英语和粤语，下午接一些电脑绘图或绘画的工作。收入不高，时间却掌握在自己手里。

她喜欢这种既有规律又保留着自由空间的生活。每天都有明确的目标，却不必为了生计疲于奔命；认真过生活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未来的期待。那段时间，她学会了把目光从远方收回来，认真经营眼前的生活。

周末阿文休息的时候，两人一起买菜、做饭，在餐桌旁聊天，或者到公园的草地上晒太阳，看白云慢慢飘过天空。日子平淡，却有一种难得的安稳。

阿碧不再急着追赶什么，也不再为证明自己而焦虑。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久违的踏实与安心。

不久，阿碧怀孕了。得知自己即将成为母亲的那一刻，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悄悄涌上心头。随着肚子一天天隆起，她总觉得腹中的小生命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买菜、做饭，她都会不自觉地和宝宝说话，分享每天发生的点点滴滴。

生命里第一次有了这样真实的牵挂。那个尚未见面的孩子，给了她新的寄托，也让她对未来多了一份责任和期待。

她渐渐明白，人生并不一定要轰轰烈烈。能够守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就是一种幸福。她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然而，人生总会在最平静的时候，给人意想不到的一击。

一个周末，阿文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刚进门，把背包放下，正准备换鞋，身体忽然晃了一下。还没来得及说话，整个人便倒在了地上。

“阿文！”阿碧吓得脸色发白，连忙冲过去扶住他。阿文额头不停冒汗，脸色苍白。阿碧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一瞬间，她脑子一片空白，只是费力地将阿文扶到床上，又赶紧倒来温水，小心地喂给他喝。

过了一会儿，阿文才慢慢睁开眼睛。“我没事。”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可阿碧知道，事情并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

第二天，他们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时，医生的神情十分严肃。阿文的血糖指标远远超出正常范围。医生叮嘱他必须严格控制饮食，坚持治疗和运动，否则病情会进一步恶化。

走出医院的时候，两个人沉默了很久。街道依旧拥挤，阳光依旧明亮，可阿碧却觉得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起来。她意识到，原来连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也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有些事情，不会提前通知你；有些考验，也不会给你准备的时间。

从那以后，阿文开始接受治疗，严格控制饮食。可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虚弱。

与此同时，阿碧肚子里的孩子正在一天天长大。每一次胎动，都让她感受到一个新生命旺盛的力量；而阿文日渐消瘦的身影，又时刻提醒着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

一个生命正在悄悄走来，一个生命却似乎在慢慢远去。阿碧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复杂。喜悦与忧伤并存，希望与担忧交织。她一边期待着孩子的出生，一边默默担心着阿文的身体。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摸着自己的肚子发呆。想到即将出世的孩子，心里充满期待；想到阿文越来越差的身体，又忍不住感到不安。

生活不再是从前那些关于爱情和未来的浪漫憧憬，也不再只是平静安稳的柴米油盐。它开始教会她面对无常，承担责任。许多眼泪，她没有让阿文看见；许多担忧，她选择默默放在心里。她知道，从自己即将成为母亲的那一刻开始，坚强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份责任。

那一年，阿碧明白人生最大的考验，从来不是能不能成功，而是在命运突然转弯的时候，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向前。

35 新的希望

当一个女人迎来新生命时，许多曾经困扰她的烦恼和压力，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不再重要。

阿碧得知自己怀孕时，心里既惊喜又忐忑。那时阿文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虽然医生没有明说，但两人都明白，未来充满挑战。然而，从知道腹中孕育着一个小生命的那一刻起，阿碧就告诉自己，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尽量保持平静的心情，勇敢去面对。

她从书上了解到，母亲的情绪会影响胎儿的成长。为了让孩子健康发育，她尽量不去忧虑未来，而是认真过好眼前的每一天。

恰好那段时间，她接到一家酒店的装饰画订单，主要临摹印象派大师的作品。画画原本就是她最擅长、也最喜欢的事情，这份工作让她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乐趣。

每天清晨，她都会到公园散步。看阳光穿过树叶洒在草地上，闻青草和泥土的气息，听鸟儿清脆的鸣叫。慢慢行走时，她常会轻轻抚摸肚子，感受腹中生命的存在。

回到家后，她会精心准备一份营养早餐，然后学习几小时英语，再一边听音乐，一边画画。轻柔的音乐在房间里流淌，颜料的气息弥漫四周。莫奈的睡莲、雷诺阿的阳光、塞尚的风景，一点点呈现在画布上。

画累了，她便去书店翻阅有关怀孕、育儿和幼儿教育的书籍。每当看到孩子成长的故事，她都会忍不住想象自己孩子的模样。那种期待与喜悦，渐渐冲淡了生活中的烦恼和压力。

日子就在学习、工作和期待中悄悄流逝。在这简单而充实的日子里，时间过得特别快，转眼便到了预产期。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和阿文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一边走，一边聊着即将出生的孩子，也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走到福田医院附近，阿碧忽然感到肚子一阵疼痛。起初她以为只是有些疲劳，可没过多久，疼痛再次袭来，而且越来越明显。阿文立刻紧张起来。

“是不是要生了？”阿碧有些不敢相信。“不会这么快吧？”“反正医院就在前面，先去检查一下。”

来到医院后，护士检查了一番，随即说道：“赶快办理住院手续，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

两人一下子愣住了。他们原以为还有几天时间，没想到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来到这个世界。阿文急忙回家收拾东西。几个小时后，他提着大包小包赶到医院，累得气喘吁吁。

看着丈夫苍白憔悴的脸色，阿碧有些心疼。她知道阿文的身体禁不起长时间折腾。“你先回去休息吧，这里有医生和护士。”阿文有些迟疑。“真的不用我留下来吗？”“放心吧，等宝宝出生再来看我们。”最终，在她的坚持下，阿文离开了医院。

不久，阿碧被推进产房。宽大的房间里摆着几张产床和婴儿床。当时没有其他产妇，显得格外安静。护士熟练地为她挂上点滴。阿碧看着药瓶，忽然觉得有些好笑。在她当时的印象里，似乎所有进医院的人都要打吊针，连生孩子也不例外。

当一个人独自面对困难时，往往会爆发出连自己都未曾发现的力量。进入产房后，阿碧并没有感受到太多恐惧。那些关于生产痛苦的描述仿佛离她很远。她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

十个月来，孩子的每一次胎动、每一次伸展，都早已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而此刻，这个小生命即将离开熟悉而温暖的世界，开始人生第一次远行。想到这里，她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对孩子说：

“宝贝，别害怕。”“出来吧，妈妈在等你。”“我们一起加油。”

她一遍遍重复着这些话，仿佛能通过某种神秘的联系传递给腹中的孩子。不知过了多久，一声清脆而响亮的啼哭打破了产房的安静。

“哇——哇——”

阿碧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孩子平安出生了。那一刻，她感受到的不是艰辛，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所有的担忧、紧张和等待，都随着那一声啼哭消散了。

护士把孩子抱到她面前。小小的脸蛋，紧闭的眼睛，微微握起的拳头。阿碧静静地望着这个刚刚来到世间的小生命，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就在她为丈夫的病情忧心、为未来感到迷茫的时候，命运又把一个新的希望送到了她怀里。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人生从来不会因为困难而停止。每当你以为走进黑暗的时候，总会有新的光亮出现。孩子的第一声啼哭，不仅宣告了一个生命的诞生，也让阿碧完成了一次成长。

从前，她为自己而努力；从今以后，她还要为另一个生命负责。望着怀里的孩子，她默默地告诉自己：无论未来有多少风雨，都要勇敢地走下去。因为从这一天开始，她不仅是阿碧，更是一位母亲。

36 年轻妈妈的困惑

人生中，总有一些时刻，让人猝不及防地长大。当护士把刚出生的女儿-美华轻轻放进阿碧怀里时，她看着那个皱巴巴、软绵绵的小生命，心里既欢喜，又紧张。孩子小得像一团棉花，仿佛稍一用力就会碰疼她。

阿碧不知道怎样抱才正确，也不知道怎样做一位母亲。怀孕的时候，她读过许多育儿书，以为有了知识便有了准备。可真正面对这个小生命时，所有书本上的内容都变成了现实的考验。

生产消耗了她几乎全部力气。身体还没恢复，伤口仍隐隐作痛，夜晚也难以安睡。可美华却不懂母亲的疲惫，只要肚子饿了、尿布湿了、不舒服了，便会用响亮的哭声表达自己的需求。

刚躺下没多久，哭声又响起来。阿碧挣扎着起身喂奶。好不容易把美华哄睡，自己刚闭上眼睛，又哭了。那段时间，她常常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吃饭时，孩子哭；洗澡时，孩子哭；甚至刚准备睡觉时，还是哭。

怀孕时，孩子静静地躺在母亲腹中，无论走到哪里，她始终不会打扰你。出生以后，日子却不再平静。只有吃饱，换过尿布后，才能安静地睡上一会儿。阿碧渐渐明白，母亲并不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称谓，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等着她。

美华出生刚满两个星期，一天夜里忽然咳嗽起来，呼吸也变得急促。小脸涨得通红，胸口一起一伏，显得十分吃力。阿碧顿时慌了神，赶紧抱起孩子，连夜赶往医院。急诊室里灯光明亮，人来人往。等待检查的每一分钟，都显得格外漫长。

美华躺在她怀里，呼吸时发出细细的喘鸣声。阿碧一刻不停地低头查看，生怕稍有疏忽，便会出现意外。看着怀中那个脆弱的小生命，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原来一个孩子的平安，竟能牵动母亲全部的心神。

医生检查后，建议立即住院治疗。当护士准备给孩子打针时，阿碧站在一旁，心一下子揪紧了。孩子的小手还没有鸡蛋大，手背上的血管细得几乎看不见。护士找了许久，始终无法下针，最后决定从额头上的血管输液。

这是阿碧第一次知道，原来婴儿还可以在额头上打吊针。看着护士将针头缓缓刺入孩子的额头，孩子疼得放声大哭，她也忍不住红了眼眶。那一刻，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替孩子承受这一切病痛。可是人生有些路，终究无法代替别人去走；而成为母亲后最无奈的事，莫过于眼睁睁看着孩子受苦，自己却无能为力。

可阿碧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握着孩子的小手，一遍遍轻声安慰。不管孩子能否听懂。那一夜，她几乎没有合眼。输液时，她守在床边；美华睡着时，她仍不敢离开。隔几分钟，她便伸手摸摸孩子的额头，看看体温有没有升高；再俯下身听听呼吸，确认是否平稳。

孩子轻轻咳嗽一声，她便立刻睁开眼睛。孩子安静睡上一会儿，她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漫长的夜里，看着病床上的女儿，阿碧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

小时候，每当自己发烧生病，母亲也这样彻夜守候。那些年，她只要咳嗽一声，母亲就会焦虑；天气变冷，母亲会一遍遍叮嘱加衣；生病时，母亲比她还紧张。直到今天，她才明白，那其实是母爱最自然的模样。

孩子病好后，阿碧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短短几个星期，她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成长。曾经，她是母亲怀里的孩子；如今，她也有了需要守护的人。

很多年后，阿碧依然记得那间医院，记得孩子被扎针时的哭声，也记得自己站在病床边无能为力的心痛。

原来母爱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坚强，而是在一次次心疼与牵挂中，慢慢学会坚强。当那个软绵绵的小生命来到她怀里的那一刻，阿碧成为了一位母亲；而当她守在病床前，愿意替孩子承受所有疼痛的时候，她才真正读懂了母亲，也读懂了爱。

37 突如其来的电话

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瞬间打破了阿碧初为人母的幸福与满足。母亲的离去，给她留下了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也让她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之痛。

孩子出生后，阿碧的生活几乎完全围绕着这个小生命-美华转。

生产后的疲惫还没完全恢复，她又要开始学习做母亲。洗澡、换尿布、冲奶、喂奶、哄睡，每件事都要从头学起。面对柔软脆弱的婴儿，她总是格外小心。有时抱美华的姿势不对，有时奶粉冲得太浓或太淡，有时半夜听见美华哭，急忙起身，却不知道她是饿了还是尿湿了。

初为人母的她，常常显得笨手笨脚。但人在责任面前总会慢慢成长。边做边学，边学边改，日子就在忙碌中一天天过去。

渐渐地，她发现照顾孩子也有许多乐趣。每天认真观察美华的成长变化过程。从最初整天睡觉、毫无表情，到开始用眼睛寻找灯光；听到大人的声音，会转动小脑袋认真地寻找；看到熟悉的人，会露出浅浅的笑容；高兴的时候，还会咿咿呀呀地发出一些谁也听不懂的声音。

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每一点成长都让阿碧欣喜不已。看着美华一天天的变化，她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那些睡眠不足的夜晚和忙乱的白天，都化成了无法言喻的幸福。

那段时间，她几乎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美华身上。外面的世界仿佛离她越来越远，只要美华不吵不闹，她便觉得十分满足。

然而，人生常常在最平静的时候出现意想不到的波澜。

一天，阿碧抱着美华来到一家婴儿用品店，准备给她挑选几件玩具。她正在认真地挑选时，电话突然响了，是大哥打来的。电话接通后，大哥低沉的声音传来：“快回来吧。妈昨晚突然病重，今天早上走了。”

阿碧一下愣住了，怀疑自己是听错了。又重复了一遍，“怎么了，妈走了？”电话里的声音更加微弱：“是的，快回来吧！”短短几句话，却像一道惊雷劈下来，让她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那个操劳了一辈子，含辛茹苦把七个孩子养大的母亲，就这样离开了？她握着电话，久久说不出话来。低头看着怀里的美华，眼前渐渐模糊。

回家的公交车上十分拥挤。有人聊天，有人闭目养神，也有人望着窗外出神。阿碧却抱着美华坐在角落，一路默默流泪。

车窗外的景物不断后退，她不由想起了从前。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一幕幕涌上心头。

这几个月养育美华的经历，让她理解到母亲当年的艰难。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母亲操持一家人的生活。七个孩子的吃穿教育、衣食冷暖，样样都要操心。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穿暖，她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把艰难留给自己。

小时候，总觉得母亲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直到自己做了母亲，阿碧才明白，七个孩子能够健康长大，背后是母亲耗尽半生的心血和操劳。

养儿之后，她终于懂得了父母恩情的分量。可惜明白得太晚了。刚刚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还没来得及尽一份孝心，母亲便永远离开了。

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怀中的女儿正在开始人生的旅程，而给予自己生命的人，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生命仿佛在这一刻完成了一次无声的交替。

汽车继续向前行驶。阿碧紧紧抱着美华，泪水模糊了视线。她知道，从此以后，母亲只能活在她的记忆里。她第一次明白了那句古话：“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真正含义。

38 生活不会因悲伤停下

世上最伤痛的事，莫过于亲人的离世。阿碧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整天泪如雨下，还是冲不淡心中的伤痛，反而犹如巨鹰啄肝，漫长而锥心。伤痛归伤痛，现实却不容她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母亲的后事还需要料理，无论多么难过，她都必须振作起来，赶回贵州老家送母亲最后一程。

那时，她的女儿美华才几个月大。阿碧抱着孩子，背着行李，从深圳出发，先乘飞机，再转巴士，一路辗转奔波。对于一个刚生产不久的母亲来说，这样的长途跋涉并不轻松。可此刻，身体的疲倦早已被心里的悲痛掩盖。

巴士进入贵州山区后，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缓慢前行。来到深不见底的悬崖路旁，平日里，每当看到这条山路，阿碧总是很紧张，不敢往窗外看。可那一天，她竟感觉不到害怕。窗外的一切仿佛都变得遥远而模糊。

怀里的美华似乎也感受到了母亲不同寻常的情绪，一路上没有哭闹，只是安静地躺在怀里熟睡。阿碧轻轻抚摸着女儿的小脸，思绪却早已回到从前。

她想起母亲忙碌的身影。小时候，每天清晨醒来，总能看见母亲背着满满一篓猪草从外面回来，裤脚沾着露水，额头挂着汗珠。吃饭时，一家人围坐桌前，母亲却很少跟他们同桌吃饭。她总是在厨房忙碌着。等大家吃完，她匆匆吃完孩子们剩下的饭菜，又忙着收拾碗筷、喂猪喂鸡。母亲似乎总有干不完的活，而年幼的孩子们，却很难体会她藏在劳碌中的用心。

想起母亲为一家人操劳的日子，想起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照顾与呵护。眼泪一次又一次模糊了视线。红肿的双眼，盯着怀里的女儿，却挤不出一丝笑容。汽车继续向前行驶。还没到村口，远远便听见哀乐声从山谷间传来。那熟悉而凄凉的旋律，在群山之间回荡，像是在提醒她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

回到家门口，只见几个兄长头缠白布，身披孝衣，腰间系着粗粗的草绳，正在忙着张罗丧礼的各项事务。在房子正中央，祖先灵堂前摆放着母亲的棺木。阿碧站在那里，久久说不出话来。从那以后，那个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牵挂自己的人，再也不会出现了。

灵堂前，几位先生正在做法事。一会儿念着听不懂的经文，一会儿敲几下木鱼。低沉的诵经声和木鱼声交替响起，让整个灵堂显得更加庄严肃穆。另一边，村里的妇女、亲戚和嫂子们跪在一旁哭灵。哭声此起彼伏。有的边哭边诉说着逝者生前的点点滴滴，也有的借着灵堂哭诉自己的伤心事。

阿碧心里同样悲痛万分，却始终无法像她们那样哭诉。或许悲伤太深的时候，人反而变得沉默。她只是静静地守在那里。望着棺木，望着母亲最后停留的地方，心里空落落的。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始终人来人往。按照当地习俗，无论红白喜事，乡亲邻里都会前来帮忙。厨房里忙着做饭，院子里摆着酒席。每天都有许多人进进出出。最后一天送殡时，更是来了许多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花圈摆满院子。锣鼓声、唢呐声此起彼伏。人群熙熙攘攘，整个山村都笼罩在喧闹与悲伤交织的气氛里。

对于阿碧来说，连续几天的奔波、守灵和应酬，早已让她筋疲力尽。再加上怀里还有一个需要照顾的婴儿，她几乎没有时间好好休息。送走母亲后，阿碧也带着满心的伤痛离开了家乡。

汽车渐渐远离村庄。母亲长眠于故土，而她却不得不回到深圳，继续面对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生活并没有因为她失去了母亲而变得宽容。

回到深圳不久，美华便开始生病。孩子时常哭闹，阿碧整夜无法安睡。连日奔波加上精神上的打击，让阿碧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她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伤痛中走出来，又不得不投入照顾孩子的忙碌之中。

与此同时，她发现阿文的身体似乎一天比一天差。经过医生检查，阿文的糖尿病已经发展到较为严重的阶段。医生告诉他们，长期高血糖不仅会损害视力，也会逐渐影响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其中消化系统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

听着医生的诊断，阿碧心里又添了一层忧虑。母亲离世留下的伤口尚未愈合，新的烦恼却悄悄降临。生活似乎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悲伤而停下脚步，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段日子，阿碧常常在深夜里独自思索。她渐渐明白，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无常的旅程。生老病死、离别聚散，并不会因为人的不愿意而停止发生。如果把心一直困在不幸之中，幸福便无处安放。她慢慢学会接受命运的安排，学会冷静处理眼前的问题，学会放下无能为力的事情。

母亲结束了她艰辛的一生，而阿碧还要继续自己的旅程。孩子需要照顾，丈夫需要陪伴，未来的路，也只能一步一步走下去。生活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泪水或笑容而改变，但人可以选择用怎样的心情去面对它。与其带着忧伤熬过每一天，不如试着带着笑容，迎接每一天。

39 悲欢之外

生活不会因为你的快乐或痛苦而停下脚步，它只会不断地推着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母亲的离世，在阿碧心里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

很长一段时间，她总会不经意地想起母亲。过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母亲总会耐心倾听，给予安慰和鼓励。如今母亲不在了，那份依靠也随之消失。她渐渐明白，有些失去是无法挽回的，有些伤痛即使

经过漫长岁月，也不会完全消失。然而，生活并不会因为悲伤而停下脚步。

看着襁褓中的女儿，再看着丈夫日渐衰弱的身体，阿碧知道，家庭的重担正一点点落到自己肩上。她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伤痛里，现实需要她振作起来，需要她承担起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应尽的责任。

这时，她想起父亲常对子女说的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小时候听到这句话时，她并没有太深的感受，只觉得是长辈对晚辈的勉励。随着年龄渐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生活的磨炼，她才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分量。人生从来没有轻易可走的路，命运给予她的考验或许比别人更多，但这些经历也让她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独自面对风雨。

想到这里，阿碧决定振作起来，重新开始。她主动联系过去合作过的电脑绘图客户，希望再次承接建筑绘图工作。侄女阿霞得知后，也主动过来深圳帮忙。两人在家里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接单画图。为了按时交图，常常工作到深夜；为了留住客户，每一张图纸都反复核对，不敢有丝毫懈怠。

凭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她们慢慢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一些客户由最初的零散合作，逐渐发展成为长期客户。订单虽然不算多，但总算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的，却不像从前那样看不到方向。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阿碧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她在布吉买下了一套面积不大的套房。房子并不起眼，却是她一点一点辛苦积攒下来的成果。拿到钥匙那天，她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望着四周洁白的墙面，心里第一次感受到久违的踏实。对于独自撑起家庭的她来说，这套房子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更是一份安全感，一份对未来的信心。

就在日子逐渐稳定下来的时候，一个等待多年的消息终于传来。她申请已久的香港单程证获批了。

当那张单程证真正拿到手里时，阿碧的心情十分复杂。多年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欣喜之余，也难免有些忐忑。她知道，踏上香港的土地，并不意味着从此一帆风顺。那里有全新的环境、陌生的人际关系，也有许多未知的挑战等待着她。

但此时的阿碧，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面对困难便手足无措的年轻女子。

这些年的磨难，让她学会了承担，也磨炼出坚韧的性格。无论未来遇到什么，她都明白，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带着问题一步一步向前走。

她低头看着手中的单程证，仿佛看见另一段人生正在前方展开。未来或许仍有风雨，但她已经做好准备。带着对母亲的思念，带着对女儿的责任，也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她将再次启程，走向人生新的阶段。

后记题句

生活不会为谁的悲欢驻足，它总是推着岁月向前，而人则在岁月流转中渐行渐悟。